



元聖武親征錄

校正元聖武親征錄序

元聖武親征錄予始見於徐星伯太守處相傳爲錢竹汀宮詹藏本輾轉鈔得者繼又借得翁正三侍郎家藏本予乃鈔存徐本而以翁本校之點勘一過其書久無讀者收藏家付之鈔胥聽其譌謬如行荆棘中時時牽衣絀肘又如捫蘚讀斷碑上下文義相綴屬者可一二數以屬友人觀之不終簡輒棄去不顧願船獨爲其難取而詳校之嘗自言一字一句有疑十日思之不置每隔旬餘輒以校本見示加箋證數十條越數旬又如之其始就原本題記行閒眉上字如蠅頭蓋十得其五六繼復黏綴稿草鉛黃錯

雜乃十得其七八近則補正益多手自逐騰一再讀之令人開豁較之原本廓清之功比於武事矣昔太史公纂述藏之名山極鄭重也而所望於後世者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之人蓋天下文人多學人少不得學人則著述之事幾乎息矣如願船之所爲豈非史公之所願見而不可得者哉固非徒是書資其考證也平定張穆

自序

自漢以來二千餘年。一統之天下。惟元最大。然讀史至元代。輒令人廢書而歎。則以記載之草略。敘述之譌舛。惟元史最甚。就元史之中。又以紀太祖開國事爲尤甚。嘗訝金華義烏諸公。以文雄執史筆。何決裂疏脫若此。求其故而不得也。歲丁未。張丈石州見示鈔本。聖武親征錄一帙。謂予曰。此書傳自竹汀覃谿諸先生。輾轉鈔藏而未遑讐校。余讀一過。知其中謬誤甚多。幾不可句讀。子能是正之否。余受而讀之。淮別虛虎之文塞於目。侏儻蔓衍之詞窒於口。取元史紀傳表志及諸子史文集互證之。則方隅之顛

倒名氏之躋舛年月日之參錯觸處皆是屢校而屢置之
旋復取讀如剔蘚礪如磨劍鏽久之而稍得其端倪又久
之而洞見其癥結蓋此錄作於秘史之後而流傳在於秘
史之前舛牾之故厥有數端一則繙譯之初先誤本蒙古
之語而用畏兀之文更程邈之隸音殊於緩言急言字眩
於二合三合如折里麥卽元史之朮魯台董哀卽秘史之
董恰猶云二書各譯兩不相謀至於一按彈也或稱按壇
或稱按灘一者別也或稱遮別或稱哲別幹亦刺之卽猥
刺蔑里乞之卽滅里乞亦年可汗之卽亦難赤可汗一簡
之中前後歧互以有定之音譯無定之字遂使有徵之事

溷於無徵之文既已作法於涼安怪傳言失指其難讀一也一則傳寫之際易譌徑涉榛蕪奪誤麻起聶坤變爲捏羣以音近也捏羣旋變爲捏辟則字譌矣太子變爲太石以音轉也太石俄變爲太后則義失矣等橐皋柘皋之屢易疑后輔石輔之難分甚至拔都悉譌拔相字徒復改字徒歧又生歧變本加厲其難讀二也一則年月之牴牾多端至元中統以前未有年號脫必赤顏之帙但紀鼠牛積雪驚沙創業本無記注擅廬毳幕橐筆甯有史官迨客魯漣河之繕書正幹歌万汗之御宇錄名取聖武之諡編成必至元以來或差本紀數年或與列傳殊異加之人名錯

雜重譯未通官號改更巧秣不算遂使本一事而前後複
出同一言而彼此乖違其難讀三也一則輿地之荒渺過
甚幹蘭土刺之川水經詎載答蘭忽真之隘地志未聞考
和林則據圭齋一言詢魚灤則據德輝片牘以嶺北興王
之地漠南駐驛之庭尙無可徵矧於異域而乃討土麻則
北窮冰海征算端則西極申河鼈思沃壤莫傳撒罕之書
蟾河遠行莫訪尋恩之境且也拙赤元子封域難稽阿母
行省疆畛中絕篤實訪河源而止及火敦思本繪寰宇而
尙遺欽察雖今開西域地已隸於版圖而夷考前徽事靡
傳於父老較之漢討郅支唐征大食更爲汗漫孰辨清譌

其難讀四也。兼此四難，爰滋眾惑。宋王諸公，別白未能汗
青。太迫於秘史，則熟視無覩。於茲帙，則依樣葫蘆，累牘連
篇，沿譌襲謬，貽誤後學。職此之由。吾故曰：以此錄視秘史，
猶書家之臨摹也。以此錄視元史，猶畫家之粉本也。至景
濂子充，撫此錄以作本紀，擅其名則如鈔胥之逡，瞻而覈
其實，則是謬種之流傳也。然校核此編，足以考訂羣籍，不
揣固陋，搏力掣尋，因爲箋注姓名，移置甲乙，疏論異同，排
比先後，雖不敢謂毫髮無憾，而較之舊本，則面目迥殊。引
證則甯詳無略，辨析則存是去非。彼此互參，事理胥得。寒
暑屢易，繕錄乃成。夫以明初修史，耳目較近，尙未能詳審

考正。今之視昔年逾五百。校訂之難。不啻倍蓰。加以學淺識陋。無所取材。非敢自居是正。聊以存諸篋衍。從此質彼通人。誨我不逮。其於元初掌故。藉可管窺。庶幾憤悱啟發之誼云爾。道光己酉夏六月下浣光澤何秋濤自序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載元太祖初起及太宗時事自金章宗泰和三年壬戌始紀甲子迄於辛丑四十年史記元世祖中統四年參知政事修國史王鶚請延訪太祖事蹟付史館此卷疑卽當時人所撰上者其書序述無法詞頗蹇拙又譯語譎異往往失真遂有不可盡解者然以元史較之所紀元初諸事實大概本此書也史言太祖滅國四十而其名不具是書亦不能悉載知太祖時事世祖時已不能詳非盡宋濂王

伊昔二耳三正業心錄

抄要

禱之挂漏矣。

校正元親征錄

光澤何秋濤願船

皇元聖武親征錄

烈祖神元皇帝諱也速該

秋濤案亦作也速該可汗亦作葉速該拔都兀秘史作也速該把阿禿覘把阿禿覘卽拔都也

初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帖木真斡怯忽魯不花輩

秋濤案帖元史作鉄又案秘史云與塔塔兒廝殺時也速該把阿禿覘將他帖木真兀格蠡醒不花等攜來太祖生時因攜將帖木真兀格來時生故就名帖木真考

秘史所云是帖木眞兀格爲一人名卽此帖木眞斡怯也。幹當作斡與兀音近。蟠醒不花爲一人卽此忽魯不花也。然此錄下文云獲帖木眞乃以帖木眞爲一人元史亦云獲其部長鉄木眞未詳孰是。

還駐軍跌里溫盤陀山。

秋濤案秘史作迭里溫孛勒荅里山。

時我太祖聖武皇帝生。右手握凝血。長而神異。以獲帖木眞。故命爲上名。初族人泰赤烏部長別林。

秋濤案泰赤烏。秘史作泰亦赤兀惕。蒙古語稱人曰齊惕卽齊也。秘史於諸部多稱惕。皆此類。

惕與齊異。義西齋偶得詳之。

舊無怨於我。後因其主阿丹可汗二子塔兒不合。

秋濤案秘史作塔兒唵台。

秘史一。俺巴孩之後。爲泰亦赤兀惕氏。俺巴孩爲金人

所虜。寄語其十子中之合荅安太子。令其復仇。合荅安太子。卽此阿丹可汗也。

忍鄰拔都。

秋濤案秘史作乞鄰禿黑。田案忍當作忽。

有憾。遂絕。烈祖早世時。上冲幼。部眾多歸泰赤烏。上聞近侍脫端火兒真。

秋濤案秘史有脫朵延吉兒帖。疑卽此也。文田案吉當

作古。

亦將叛自泣留之。脫端曰：今清潭已涸，堅石已碎，留復何爲？遂去。上母月倫太后。

秋濤案太后爲韓勒忽訥氏。元史太祖紀稱宣懿太后月倫者名也。秘史作訶額倫。考烈祖沒後，賴太后賢能，太祖兄弟皆足以成立，乃元史不爲立傳，亦疏略也。

麾旗將兵，躬自追叛者大半還，部將察刺海。

秋濤案秘史作察剌哈。

中鎗創甚，上親視勞慰。察刺海曰：自先君登遐。

原作自居登避四字未詳。秋濤案當作自先君登遐蓋。

君譎爲居，遐譎爲避，皆爲形似。先字又因傳寫脫落也。部人多叛，臣不勝忿，遠追。

原作迎，張石州據翁本改也。

苦戰以致然也。上感泣而出，時上麾下搠只塔兒馬刺

作拙赤荅兒馬刺

秋濤案邵遠平元史類編引此錄無塔兒馬刺四字。

別居薩里河。

秋濤案薩里河疑卽今和博克薩里河也。元史類編引

作薩里川。

札答蘭氏札木合部人禿台察兒居玉律哥泉舉。

原缺舉字。秋濤據元史類編增。

眾來薩里河掠搠只牧馬。搠只麾左右匿羣馬中射殺之。

秋濤謂射殺禿合察兒。

札木合以是為隙遂與泰赤烏亦乞刺思兀魯吾兀魯主兒扯歹

人部

秋濤案兀舊作元今改。

郡也。勒八魯刺思霸鄰諸部合謀以眾三萬來戰。

秋濤案元史字禿傳云札赤刺歹札木哈脫也等以兵

三萬入寇札赤刺歹當即泰赤烏此語非札木哈當即札

木合。朮者木之譌也。脫也。當即此郡也。部郡二字必有

一譌至霸鄰部當卽八鄰部也。

何以郡也爲卽元史脫也是也。郡蓋都字之誤。吾都也。勒卽後文責王罕語中之兀都夷部。實三種蔑兒乞之一。秘史之兀都亦惕蔑兒乞脫黑脫阿所部也。

上時駐軍答蘭。

元史本紀作闌。

版朱思之野亦乞

原作迄石州校改。

刺部人

秋濤案亦乞刺部卽上亦乞刺思部元史孛秃傳云亦

乞列愚氏列與刺皆譯語偶異凡居某部者卽以其部爲氏故傳言氏卽與此記言部同也。

捏辟

秋濤案當作羣注見下。

之子孛徒

原作孛徒秋濤案當作孛徒

先在麾下至

原作自秋濤校改

是自

秋濤案原無自字今校增

曲鄰居山

秋濤案山原作小今校改

遣卜奕台慕哥二人逾阿刺烏秃刺烏二山來告變

即秘史之

阿刺兀惕土兒合兀嶺

秋濤案元史類編引此答蘭作塔蘭捏辟作捏羣字徒

作孛徒自是曲鄰居小句作至自是曲鄰居山遣卜奕

台慕哥三人逾阿刺秃刺烏干山告變按類編所引多

是未譌時本宜從之惟卜奕台慕哥史作波欒歹磨里

秃秃人名迥異波卜聲同奕欒形似俗書欒字上緣作

亦也未知孰是又類編引作三人今本作二人均當存

考又案今本山名與類編所引亦殊案下文有札木合
敗走彼軍初越二山之語則作二山者是也蓋類編禿
刺下脫去烏字干則二之譌耳又案元史本紀云札木
合以爲怨遂與泰赤烏諸部兵分十有三翼以俟駐軍
答闌版朱思之野聞變大集諸部兵分十有三翼以俟
下不載何人告變今據類編所引聖武記校知此字徒
爲字徒之譌因考得元史卷一百十八有字禿傳卽此
字徒也其傳載字禿亦乞列思民太祖以皇妹妻之與
此先在麾下之說稍異又云旣而札赤刺歹札朮合脫
也以兵三萬入寇字禿聞之遣波欒歹磨里禿禿來告

云云卽此事也。考札赤刺歹卽泰赤烏。札朮哈卽札不
合。以一事分載紀傳姓名各殊孰能辨之。元史之疎於
此可見。故歷來修續通鑑綱目等書者於是事全不登
載。賴此書尙存。細心鉤考。得以覈其原委耳。秋濤又
案。戊寅年木華黎率亦乞刺部孛徒駙馬二千騎。卽此
孛徒也。史稱太祖先以皇妹帖木倫妻孛徒。皇妹薨復
妻以皇女火臣別吉。別吉官號是孛徒凡兩尙主。故後稱駙
馬。惟史載妻以皇妹事。在告變前。觀此及伐汪可汗時
孛徒皆不稱駙馬。至戊寅年始有是稱。則孛徒正以告
變功尙主。史所載未爲確也。

卜欒台祕史作字羅勒勒反慕哥祕史作木勒客脫塔黑

字禿祕史作不圖其婿於太祖家及後告變事均載卷

四書中非以告變得尙主也

上集諸部戒嚴凡有十三翼

秋濤案當作兵凡十有三翼

月倫太后暨上諸昆弟爲三翼

秋濤案類編引此作凡十有二翼月倫太后暨上諸昆

弟爲一翼豈邵戒山所見聖武紀本偶誤一字耶

哈初來之子奔搭出板相

秋濤案板相當作拔都

哈初來卽秘史之哈出刺。世系表之合產茂年上敦之子與太祖長八世不容其子至此尙在。又哈出刺之子孫爲小巴魯刺思而阿答兒斤乃合出刺弟合赤溫後世系表與秘史並同此與不合蓋此節舛誤極多不能一一詳考矣。

禿不哥逸敦木兒忽好闌等統阿答兒斤察忽蘭火魯刺

秋濤案火原作大今改

秘史有木勒合勒忽疑卽此木兒忽蘭彼稱札答刺種人與此

不同耳

諸部及鮮明昆那顏

那顏官號

秋濤案那顏原作邪顏誤今改

鮮明昆那顏蓋即想昆必勒格其子與太祖為高祖行

之子迭良統火力台不答合輩為一翼不答合即不答安惕部合闡反後

蒙古七十二種有阿火里力反疑即火力台也札刺兒及阿哈部為一翼答聖台

火察兒二人及忽都蘭捏古思捏古思亦稱捏兀反見秘史第四卷輟耕錄作捏古

反火魯罕撤合弟直部

秋濤案後汪可汗與太祖相攻時有撤合弟部則撤合

弟自為一部直字疑誤衍或云當是諸字撤合弟當依後文作撤合

夷秘史之撤合亦惕即此部也

後文王汗敗後答力台幹真八鄰撤合弟嬾真諸部稽

頽來歸則直上脫嬾字也

爲一翼忽相徒忙納兒

秘史忽禿黑禿蒙古兒之子爲不里孛闊卽此書後文之播里不知

與蒙哥怯只兒哥爲一爲二也

秋濤案忽相當作拔都此卽後佻汪可汗時所云吾麾

下忙納兒拔都也

忽相徒忙納兒卽秘史忽禿

黑

禿蒙古兒史表作忽都

魯咩聶兒合不勒罕之子

之子蒙哥怯只兒哥爲一翼忽蘭脫可汗之子搠只可汗

搠只卽秘史拙赤

秋濤案搠只見前

忽蘭脫可汗卽秘史忽圖刺合罕史表作忽魯刺罕亦

合不勒罕子。

為一翼按按為一翼。

按按即阿勒壇

此句原脫石州據翁氏本校增云按似當作垓秋濤案
垓與後按彈按灘當是一人。

忽蘭脫端為一翼。

秋濤案脫端事見後。

走相赤紬。

秋濤案紬當作納。

玉烈二都為一翼。

秋濤案所載止十一翼疑有脫誤。

玉烈二都卽玉律拔都

軍大戰於答蘭版朱思之野札木合敗走彼軍初越二山

半途為七十二竈烹狼為食

此戰太祖之兵大敗後同兀魯兀惕忙忽兩部而後復振

此云札木合敗走非實錄也秘史云札木合將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將七十鍋煮了卽此七十二竈事

秋濤案此下疑有脫文

是時泰赤烏部地廣民眾而內無統紀其族照烈部與我

近常獵幹幹札刺馬思之野上時亦獵圍陳隅相屬既而

合上曰可同宿於此乎彼曰獵騎四百糗糧不具已遣半

還上曰命給助同宿者越明日再合圍上賓之使驅獸近

彼陳讓多獲以厭其心彼眾咸相告曰泰赤烏雖我兄弟

常攘我車馬奪我飲食憂恤我者其此人乎大稱羨而歸
上因遣告之曰可來結盟否照烈

原作造律石州依翁氏本校改

之長玉律拔都

原作拔相秋濤案通校前後文拔相皆拔都之譌

謀於族長馬兒牙答納對曰泰赤烏何惡於我彼亦爲兄
弟何遽降之不從玉律拔都

原作拔相秋濤校改

遂與塔海答魯領所部來歸謂上曰如我屬將有無夫之
婦無牧之馬而來以泰赤烏長母之子討殺我也我擔當

棄從義而拈之。

秋濤案此句疑有脫誤。

上曰我方熟寐。捽髮而悟之。兀坐掀髯而起曰。汝之言我素心也。汝兵車所至。余悉力而助也。既盟後。二人食言叛歸少。

秋濤案少字有誤。

族人忽數忽兒章

秋濤案當卽後之忽敦忽而章說見後。

怨塔海答魯反側遂殺之。

秋濤案元史作爲泰赤烏部人所殺。與此不同。

照烈部已亡矣。泰赤烏部眾苦其長非法。相告曰：太子

原注謂太祖也。

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案民定國。必此人也。因悉來歸。
老赤溫拔都。

原作拔相。秋濤校改。

父梭魯罕失刺密釋之。

秋濤案此句上下有脫文。蓋謂太祖蒙難事也。

是時歸我哲別之。

原作子。秋濤校改。

來實以力窮故也。失力哥也不干。

秋濤案失力哥也不干。秘史作失覩古額禿。
手持忽阿失拔都。

原作拔相。秋濤校改。

塔兒忽台二人來至忽都渾野。

秘史作忽都忽地面。

復縱

原作從。秋濤案似當作縱。

之去。止將己子乃才阿刺。

秋濤案乃才當作乃牙。秘史作納牙。阿刺。秘史作阿刺
黑。

二人

原此下衍才字秋濤校刪

來歸後搆只魯鈔罕二人率朵郎吉札

原作卽利秋濤據元史改

搆只魯鈔罕卽秘史卷七之搆斡思察罕豁魯刺思種人

刺兒部及萎菜勝和

秋濤案未詳當是人名

率忙兀部亦來歸日後上同月倫太后暨哈撒兒斡眞那顏諸昆弟薛撒大丑等各以旄車載湏酪大會於斡難河

林木闕會中太后暨上謂當作族人薛徹別吉及其母忽

兒真哈敦共置酪渾一革囊其次母也別該前獨置一革

囊忽兒真哈敦怒曰今不尊我而貴野別該乎遂笞主膳

者失邱兒哈敦如闕氏之號

張石州曰失邱兒即帝之主膳者

薛撒當作薛徹

泣曰蓋以捏辟太后葉速該

秋濤案此下原衍命字今刪

拔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

二君去世

秋濤案此二語有誤考元秘史云將廚子失邱兀覩打了失乞兀覩說也速該把阿都覩捏坤太子死了的上頭被人這般是打說著大聲哭了案失乞兀覩即此失邱兒也速該把阿都覩即此葉速該拔都即太祖之父烈祖也捏坤太子即烈祖之兄也捏坤本紀作聶坤此作捏羣蓋坤字或寫作羣羣誤為辟后字乃石之譌太石即太子也

我專當是等字為他人所辱至此因大哭是時別里古台那顏原無那字張石州曰當作那顏今據增

掌上乞列思事。

原注係禁外繫馬所。

親搖上馬。

秋濤案搖字疑誤。

播里掌薛徹別吉乞列思事。播里從者因盜我馬韞別里古台執之。播里怒斫別里古台背傷左右欲鬪別里古台指之曰。此仇汝等欲卽報乎。我傷不甚也。姑待之。不可由我致隙。

秋濤案元史別里古台傳不著事之始末。本紀具始末與此同而不載此數語。均不如此書之詳也。

其眾不聽各執馬亂撞斫木枝疾鬪我眾勝之乃奪忽兒
眞火里眞二哈敦屈麾下於是絕好後復議和遣二哈敦
歸行成之際塔塔兒部長蔑

原作箴張石州校改。

兀眞笑里徒

秋濤按秘史作箴古眞薛兀勒圖

背金約金主遣丞相完顏襄帥兵逐塔塔兒北走

秋濤案元史類編引作金遣丞相完顏襄帥兵逐叛者
北走。

上聞之遂起近兵發自斡難河迎討之。

秋濤案斡原作幹。今依類編所引改。又案秘史云。大金因塔塔覲篋古眞薛兀勒圖等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領軍來剿捕。太祖知了。太祖說。如今趁著這機會。可以夾攻他。遂使人對脫斡鄰說。如今金國差王京將塔塔覲篋古眞等逆著。活勒札河襲將來也。他正是廢了我祖父的讐家。父親可以助我夾攻。脫斡鄰許了。軍馬整治了三日。親自到來。太祖又使人對主兒勒種的撒察別乞泰出。將這報讐的意思說將去。要他來助。待了六日不來。太祖遂與脫斡鄰引軍。順活勒札河與王京夾攻塔塔兒。按太祖是時兵力尙單。故必借脫斡鄰兵。

力同往脫斡鄰即後稱王罕者也此書不載脫斡鄰助
兵一事疑有脫文又案秘史載太祖之父烈祖先為塔
塔稅部人所鳩故太祖志在復仇此書亦失載其事

又諭月兒斤來助

張石州曰案本紀作仍諭薛徹別吉帥部人來助蓋月

兒斤即薛徹別吉部人也秋濤案秘史作主兒勤又作

主兒乞即此月兒斤之異文

月兒斤對音與主兒乞不近蓋一部而異稱其稱月

兒斤者主兒乞係出斡勒巴兒合黑史表作窠斤八刺

哈哈斡勒窠斤月兒斤岳兒斤皆一音之轉以祖名為
部名也其稱主兒乞則秘
史具其解二者不必牽合

史表葛不律寒七子長窠斤八刺哈哈今岳里斤其子

孫也。月兒斤卽岳里斤。

候六日不至。上以麾下兵與戰。紬刺禿失圖。

秋濤案類編引此書。紬作納。是也。

忽刺禿失圖。

秋濤案類編引無此五字。

之野。

秋濤案秘史作忽刺禿失禿延。卽此忽刺禿失圖也。乃

塔塔爾立寨處。

盡擄車馬糧餼。殺篋兀真。笑里徒。又獲大珠衾銀。紬車各

一。

秋濤案類編引此衾作金

按衾字不誤。秘史蒙文是銀搖車大珠被此文其詞耳據

此語秘史譯文所不載。知作此紀者曾見蒙文原本也。

金兵回。金主因我滅塔塔兒拜上為察兀忽魯。

秘史作札兀忽里

原注若金移計使也。秋濤案類編引此作金主授帝為

察兀忽魯。

移計者招討之誤。字形相近。傳寫致訛也。秘史王京語太祖歸奏金主再大的名分招討

官與你做者。此括其語意。然札兀忽里非即招討使也。原注蓋微誤。

亦册克烈部長脫憐為王。

秋濤案原作為主誤。今依類編所引改正。又案脫憐與

秘史合。而類編所引此書前後皆作脫里。以聲近而譯

語偶異也。此云金册為王。故稱王罕。亦作王可汗。見元

史木華黎傳此作汪可汗亦譯文之異史太祖紀云汪罕名脫里受金封爵爲王番言音重故稱王爲汪罕其論甚晰類編曰案元史皆稱王爲罕其曰汪罕者是以二字而諧一音而舊史不察竟稱汪罕亡其名與部今皆書脫里之名而冠以克烈部以正因譌之失秋濤以爲汗乃北方君長之名不待冠王號於上類編此論尙未考金冊爲王之事也

時我眾居哈連徒澤間爲乃蠻部人所掠

秋濤案元史太祖紀云帝之麾下有爲乃蠻部人所掠者帝欲討之復遣六十人徵兵於薛徹別吉薛徹別吉

以舊怨之故殺其十人。去五十人衣而歸之。帝怒曰：薛徹別吉曩答我失邱兒，斫傷我別里古台。今又敢乘敵勢以陵我耶？因帥兵踰沙磧攻之。秘史則云：太祖落下的小營在蛤澧渤海子邊，被主兒勒將五十人剝了衣服，十人殺了。太祖大怒，按二說雖有不同，然其載薛徹別吉起衅則同。此書原本當亦載是時與本紀同。爲傳寫者脫去耳。所云敵指乃蠻，彼則指薛徹別吉也。

上怒曰：昔者別里古台爲彼所傷，我捨覺議和而不聽。今何乃乘敵勢陵我，因發兵於大川，至朵奕盤山，大掠月兒斤部，爲薛徹大丑，僅以妻孥數人脫走。

秋濤案自此月兒斤部爲太祖所併。秘史云初蛤不勒
皇帝有七子。長名幹勒巴刺蛤。於百姓內選揀有膽量
有氣力剛勇能射的人隨從他。但有去處皆攻破無人
能敵。故名立兒勤。太祖得此。兵力始強。

上時居塔朶刺之野。有克烈部汪汗可汗弟札阿紺孛來
歸。

秋濤案秘史云。成吉思在帖兀速地面。有客劄亦種人
札蛤敢不來降。札蛤敢不卽此札阿紺孛也。

適蔑里乞部與我會戰。上與札阿紺孛迎敵之。其眾敗走。
是時有土滿土伯夷董哀諸部。

秋濤案秘史云客剗亦種及那禿別干董蛤等姓亦來降董蛤卽此董哀也。

土滿卽土綿秘史譯文無蒙文有。

乃克烈敗散之眾亦來降。

秋濤案元史本紀止載札阿紺亭來歸事而於太祖之敗蔑里乞及諸部來降之事皆遺漏未載當以此書爲正。

汪罕可汗始與也速該可汗和好。

秋濤案也速該可汗卽烈祖也。

相稱按答。

原注變物之友秋濤案今所云諳達卽按答之轉音。

所以然者由初汪可汗之父忽兒札胡思孟祿可汗

秋濤案本書後癸亥年作忽兒札忽思孟祿可汗本紀作汪罕之父忽兒札忽思孟祿秘史作唃覘察唃思不亦魯罕。

旣卒汪可汗殺戮昆弟。

秋濤案秘史云殺其父之昆弟與此微異本紀與此同其叔父菊兒可汗。

秋濤案本書後癸亥年作菊律可汗元史本紀作菊兒秘史作古覘幃。

率兵與汪可汗戰逼汪可汗於蛤刺溫隘敗之。

秋濤案本紀與此同。秘史作追至哈喇溫山內。

僅以百餘騎脫走奔也速該可汗。

張石州曰也速該可汗當重一句。

親將兵逐菊兒可汗走西夏。

秋濤案秘史云也速該將古覘崙趕入哈申地面哈申

卽西夏也亦曰唐兀。

復奪部眾歸之汪可汗感德遂請盟稱按答。

原作遂盟按答張石州曰句不完秋濤案類編云遂請

盟稱按答是也當從之。

後汪可汗弟也力可哈刺者。

秋濤案秘史作額覲客哈喇。

以其多殺昆弟。

秋濤案本紀云也力可哈刺怨汪罕多殺之語意未晰
以此書爲允。

叛歸乃蠻部亦難赤可汗。

原亦難赤上有立字秋濤案本紀亦難赤爲發兵此立
字誤衍又按後甲子年作亦年可汗秘史作亦難察。

亦難赤可汗發兵伐汪可汗盡奪克烈部眾與也力可哈
刺汪可汗脫身歷走三城奔赴契丹主菊律可汗。

原作菊兒可汗。今校改秋濤案。此契丹後亦稱西契丹。卽西遼也。史云西遼末主直魯古。改元天禧。立三十四年。乃蠻王屈出律設伏伺其出獵。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爲太上皇。侍以終身。西遼自耶律大石至直魯古。有國幾九十年。而屈出律奄有其國。仍號西遼。屈出律卽此所云菊律可汗也。札木合衆亦推爲局兒可汗。蓋菊兒局兒。北方美稱。故彼此相同耳。三城見秘史蒙文。

旣而復叛之。涉畏吾兒西夏諸城邑。

秋濤按史作從畏兀唐兀二種經過。唐兀卽西夏。

中道糧絕遺乳羊五頭以繩禁羊口奪其乳爲飲刺橐駝
血煮爲食食困甚僅至曲薛兀兒澤

秋濤案秘史作古泄覩海子

上聞之以其初先君按答之故乃遣近侍塔海雪也該二
人往招之來

秋濤案秘史云使勇士速客該去迎速客該卽雪也該
上自怯綠連河親迎撫勞安置軍中大賑給之後秋上同
汪可汗會於土兀刺河上黑林閒結爲父子禮

秋濤案秘史自賑給汪罕後汪可汗爲乃蠻人所困太
祖復救之汪罕遂於土兀刺之黑林行會成吉思結爲

父子初王罕與成吉思父契交所以呼爲父今次又結爲父子以是親厚也。

是年冬上討

二字秋濤酌增。

月兒斤部先脫走者薛徹大丑追至帖列徒之隘滅之次年秋上發兵哈刺哈河伐蔑里乞部主脫脫。

秋濤案秘史作脫黑脫阿。

戰於莫那察山遂掠兀相夷。

秋濤案兀相夷當作兀都夷後太祖告汪可汗語作兀都夷是書凡都字多譌作相。

蔑里乞二部收其眾上盡以其獲給汪可汗其後眾稍集
不約我軍自侵蔑里乞部至兀刺川

秋濤案蔑里乞後作滅里乞兀刺川後不刺川皆譯語
偶殊

二部語誤秘史兀都亦惕脫黑脫阿兀洼思歹亦兒兀

孫孫合阿台答兒馬刺刺為三種蔑兒乞兀都亦惕即

此兀都夷脫黑脫阿即此脫脫然則兀都夷為一部蔑

里乞為一部也或二部當作三部

殺脫脫之子

秋濤案此下翁本原闕一字

土居思別吉。

秋濤案秘史作脫古思別乞。

虜忽都台。

都原作相。秋濤據後文校改。

察勒渾。

秘史蒙文要著他兩女忽
秃黑台。察阿倫譯文無名。

秋濤案後作察魯渾。

二哈敦及招脫脫次子和都赤刺溫二人領部眾而來所
奪不以秋毫與我脫脫奔八兒忽真之隘。

隘原本作隊。翁覃谿據本紀改。

後上與汪可汗征盃祿可汗。

秋濤案本紀作不魯欲罕。

至黑辛八石之野。盡虜其民。孟祿可汗先遣也的脫孛。

秋濤案類編引孛作不。

魯領百騎爲前鋒。我軍逼之。走據高山。其馬鞍。

秋濤案類編引鞍作騎。

轉墜。捨之。冬。上與乃蠻部將曲薛吾撒八刺二人。遇於拜
苔刺邊。只兒之野。日暮。列陣對宿。期明日戰。是夜。汪可汗
多燃火於所陣地。使

秋濤案類編作示。

人不疑。潛移眾於哈薛。

秋濤案類編薛作薩。

兀里河上時札木合

原脫合字張石州校增。

在幕下日出望見汪可汗立旗幟非舊處馳往問之曰王知眾否我昆弟如野鳥依人終必飛去餘皆白翎鵲也棲息幕上甯肯去乎我嘗言之矣。

秋濤案此段語意未晰秘史云札木罕對王輝說我是存有的白翎雀兒帖木真是散歸的告天雀兒元史本紀札木合言於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雁耳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雁遇寒則南飛就暖耳意謂

帝心不可保也。二書皆與此異然語較明。

部將曲憐拔都聞之歎曰。至愛昆弟之閒。何爲此言也。

秋濤案秘史作古鄰把阿秃覩所言。

和都赤刺溫因是亦叛。汪可汗歸其父脫脫所居。上見汪可汗移去。曰。此輩無乃異志乎。卽解陣去。駐撒里川。汪可汗至土兀刺河。其子亦刺合鮮昆及札阿紺孛自也迭而按臺河來會父軍。曲薛吾撒八刺乘其不備。虜其部眾。又掠汪可汗所居邊民牛馬輜重而還。亦刺合札阿紺孛僅以身免。奔告汪可汗。汪可汗命亦刺合將已兵往追之。且遣使來告曰。乃蠻爲不道。虜我人民。太子有良將四人。能

假我雪怨復人民乎。上釋前憾遂遣博爾朮那顏木華黎國王博羅渾那顏赤老溫拔都四將帥兵往救之。比我軍至亦刺合先與其將

原作將其張石州曰二字疑倒今改。

迪吉火力亦禿兒于蓋塔兀等二人追至忽刺河山曲薛吾撒八刺迎敵。揜

秋濤案原文此下有之字衍文也。揜字當貫下迪吉火力亦禿兒於蓋塔兀二人爲句。

迪吉火力亦禿兒于蓋塔兀二

原作一。秋濤校改。

人流矢中亦刺合馬跨幾爲所獲須臾四將兵亦至救亦刺合大敗其眾盡掠所斂歸之汪可汗。

秋濤案元史本紀云汪罕命亦刺合與卜魯忽解共追之又云帥未至亦刺合已追及曲薛吾與之戰大敗卜魯忽解成擒流矢中亦刺合馬跨幾爲所獲須臾四將至擊乃蠻走盡奪所掠歸汪罕卽此事也而所云亦刺合之將曰卜魯忽解與此不同迪吉火力亦禿兒當卽卜魯卜魯禿兒聲近于蓋塔兀當卽忽解亦聲近當時此書盡用蒙古字後來譯者對音用字不同遂致互異耳。

此不可強合為一。史當別有所本耳。

可汗深感上德，謝曰：曩以困乏。

原作用乏。秋濤依類編引改。

荷太子加意。

原作切切。秋濤依類編引改。

存撫。今已亡之國，又奪歸之，不知將何以報也。

原闕不字。秋濤依類編補。

時聞脫脫復出入。

當作入

兒忽真隘。

原作入忽真隘。秋濤校改。

居統烈澤，上率兵復討之。後上與弟哈撒兒討，乃蠻部至。

忽蘭蓋側山大敗之。盡殺諸部眾取其屍焉。於是申號令還軍。是時

原作時是。張石州曰疑倒。

乃蠻勢弱不足慮矣。上會汪可汗於薩里河。不魯告崖發兵征泰赤烏部。與長流

原作流。張石州曰紀作部長。沆忽等。流字疑誤。

忽阿忽出

秋濤案秘史云泰赤兀部有阿兀出把阿都覘。卽此。

忽憐忽都塔兒等大戰於斡難河上。敗之。襲帖泥忽都徒思曰哥察兒別吉塔兒忽台希憐禿

秋濤案秘史泰赤兀部有乞憐勒禿卽此。

忽都答兒至月良禿刺思之野捨之阿忽兀忽出忽敦忽
兒章

秋濤案當卽前殺塔海荅魯之忽數忽兒章也彼數字
蓋誤史不載忽敦忽兒章之名然云塔海荅魯爲泰赤
烏部人所殺證知卽此人也。

走入兒忽眞隘。

原作入兒忽其隘秋濤校改。

忽憐奔乃蠻部後哈答斤散只兀朵魯班塔塔兒弭吉刺
諸部會盟於阿雷泉上腰斬白馬爲誓欲襲我軍及汪可

罕。於是引吉刺部長迭夷遣人來告。上聞之。遂與汪可罕發兵。自虎圖澤逆戰於孟亦烈川。大敗之。

秋濤案類編引此云。時有哈答吉部。散只兒部。朵魯班部。塔塔兒部。引吉刺部。皆畏太祖威。不自安。私會於阿雷泉。斬馬爲誓。欲襲我軍。引吉刺部長迭彝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聞之。遂發自虎圖澤。逆戰於孟亦烈川。大敗諸部眾。於是引吉刺疑附。按邵氏所引較詳。當是原本。今本疑爲後人刪節。當據以改正。

冬。汪可汗分兵由怯

原脫怯字。秋濤校補。按本紀云。有由綠憐而行。則脫誤

久矣。

綠憐河指忽八海牙山先發部眾後成列而進其弟札阿紺孛以汪可汗反覆不常遂謀於渾八力

秋濤案史作忽勒巴理。

按敦阿述

秘史作阿勒屯阿倏黑。

燕火脫兒延晃火兒四人曰我兄無善處之心屠絕昆弟當奔於契丹。

原闕丹字張石州補。

觀其心性若此終不能存我輩亦不使國安矣今何計處

之按敦阿述泄是語於汪可汗令執燕火脫兒及納憐

原作憐納今改。

二人至帳下解其縛謂燕火脫兒曰吾輩自西夏而來道路飢困想誓之語忘乎我心非汝也唾其面座上之人皆起唾之按敦阿述曰余亦與此謀不忍捨王所以來告也汪可汗屢責札阿紺孛曰汝常懷其奸者札阿紺孛不安後與燕火脫兒延晃火兒納憐太后

秋濤案秘史有阿憐太子疑卽此。后字恐誤。

等俱奔乃蠻冬汪可汗居於忽八海牙兒卽秘史忽巴合牙地面

秋濤案疑有山字。

上駐軍於徹徹兒山起兵伐塔塔兒部長阿刺兀都兒哈

太石

原作后張石州校改

阿刺兀即秘史蒙文之阿魯孩都兒哈當作都塔兒即蒙文之都塔

兀惕察忽斤當即彼察阿安

遼屬國有察察里殆即依徹徹兒山以居者乎

察忽斤帖木兒等戰於答蘭捏木哥兒之野大敗之時弭吉刺部亦未附上弟哈撒兒居別所從其麾下哲不哥

秋濤案當即者客也見秘史

之計往掠之上深切責於是弭吉刺遂附札木合與亦乞刺思火

原作大張石州校改。

魯刺思朵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會於犍河共立札木合爲局兒可汗謀欲侵我盟於禿律

原作津秋濤據元史本紀作律

局兒可汗秘史蒙文作古兒合釋云古兒普也合皇帝也然則局兒汗者蓋諸部之長如云大皇帝歟

別兒河岸爲誓曰凡我同謀有泄此誓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言畢同舉足蹋岸揮刀斫林驅眾馳馬悉赴我軍有塔海哈者時在眾中上麾下照烈氏抄吾兒

秋濤案元史本紀作抄吾兒列傳作召烈台抄兀兒不

云召烈氏疑傳誤

與之親往視之。偶並驅。實不知有是謀。塔海哈馬鞭築其
肋。抄吾兒顧塔海哈目之。抄吾兒悟下馬佯卧。塔海哈因
告之河上之盟。曰事急矣。汝何往。抄吾兒驚。即還遇火魯
刺氏也。速該言其事。將赴上告之也。速該曰。我常婦之子。

四字疑有誤

與忽郎不花往來無旦夕。我左右只有幼子。及家人大力
台耳。因命與大力台誓而往。乘以蒼驢白馬。屬之曰。汝至
彼。惟見上及后兼我婿哈徹兒則言之。大力台大字誤。當
作火。火力台。即秘

史卷五之豁里歹也。此火魯
刺氏秘史作豁羅刺思。可證。

秋濤案哈徹兒疑卽太祖弟哈撒兒也。

苟泄於他人願斷汝要裂汝背誓訖乃行中道遇忽蘭拔
都哈刺茂力吉台

疑作台吉

軍圍爲其游兵所執以百

有闕字。

得解因贈以獺色全馬謂曰此馬遁可脫身追可及人可
乘而去旣又遇髦車白帳之隊往札木合所者隊中人出
追抄兀兒抄兀兒乘馬絕馳而脫至上前悉告前謀上卽
兵迎之戰於海刺兒帖尼火魯罕之野。

秋濤案召烈台抄兀兒傳作海刺兒阿帶亦兒渾。

破之札木合脫走。

秋濤案召烈台抄兀兒傳作盡誅札木合等按札木合
癸亥年尚在與汪可汗同來伐蒙古則傳謬也。

弭吉刺部來降

秋濤案召烈台抄兀兒傳云時有哈喇赤散只兒朶魯
班塔塔兒弭吉刺亦乞列思等居堅河之濱忽蘭也兒
吉之地謀奉札木合爲帝將不利於太祖抄兀兒知其
謀馳以告太祖遂以兵收海刺兒阿帶亦兒渾之地盡
誅札木合等惟弭吉刺入降太祖賜以合刺罕之名卽
此事也本紀載諸部與親征記合傳則無火魯刺思哈
答斤二部而多哈喇赤部惟此爲異堅河卽犍河也。

壬戌

原注宋理宗景定三年金章宗泰和三年張石州曰壬戌乃宋甯宗嘉泰二年金章宗泰和二年

發兵於兀魯回失連真河伐按赤塔塔兒察罕塔塔兒夏頓兵避暑先誓眾曰苟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慎勿顧軍事畢共分之既戰屢勝族人按彈火察兒答力台三人背約上令虎必來

秋濤案秘史作忽必來

折別二將盡奪其獲散軍中是秋乃蠻孟祿可汗會茂力乞部長脫脫別吉朵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暨

阿忽出拔都忽都花別吉等來犯我軍及汪可汗上先遣
騎乘高覘望於捏干貴因都徹兒赤忽兒黑諸山有騎自
赤黑山

秋濤案當作赤忽兒黑山

來告乃蠻漸至上與汪可汗自兀魯回失速真河即秘史之活劫

灰溼魯格勃
只名字的水

速疑作連

移軍入塞

秋濤案所謂入塞出塞者當指河蘭塞也

汪可汗子亦刺哈居北邊後至據高嶺方下營孟祿可汗

易之曰彼軍漫散候其眾聚吾悉捲之時阿

原作附秋濤校改。

忽出拔

原作大秋濤校改。

都一部從乃蠻來與前鋒合將戰遙望亦刺合軍勢不可
動遂還亦刺合尋亦入塞會我軍擬戰置輜重他所上與
汪可汗倚阿蘭塞為壁大戰於闕蠻壇之野。

秋濤案畢氏引史作圖奕壇改為徒伊壇殿本作闕奕

壇改為吹丹未知孰是

據秘史戰地作闕亦田則蠻是奕字悞闕與闊音本相近圖亦

訛字也。

彼祭風風忽反為雪所迷軍亂填溝墜壑斬而還時札木合同孟祿可汗未中道札木合引兵回遇立為可汗者諸部悉討虜之。

秋濤案本紀作道經諸部之立已者大縱掠而去案二文皆難解而紀文尤謬。

冬上出塞駐於阿不禮闕阿不禮當惑哥兒之山作阿不扎

蒙古呼山為鄂博與惑哥聲近按此文闕惑哥山後文遣惑哥山岡對音正同

不能得其文義若鄂博則音字絕殊且亦非蒙古呼山之詞

後文太宗崩於月惑哥忽闕亦疑與此是一地。

可汗居族別里怯沙陀中是時上與太子朮赤求聘汪

可汗抄兒伯姬汪可汗之孫秘史札木合知太祖落後的與阿勒壇等商議到者者額

兒溫都兒山陰的別兒客額列桑昆處云此別里怯沙陀即後文別兒客額列

張石州曰紀作子。

禿撒合亦求上公主火阿真伯姬俱不諧自是稍疎札木

合聞之往說亦刺合曰吾按答

原注謂太祖也舊本此注誤入正文張石州考正。

常遣使通信於乃蠻太陽可汗時將不利於君今若能加

兵我從旁協

原誤作脇秋濤校改。

助時亦刺合居別所來會父汪可汗上族人答力台幹赤

斤按彈火察兒答海忽刺後作塔答兒斤木忽兒哈檀札

木哈等背我迨且

秋濤案二字有誤。

此木忽兒蓋即前十三翼中之木兒忽秘史一作木勒

合勒忽一作木惕合勒忽並在四卷中札答刺氏與札

木合同族秘史述諸部來歸其後判者列敘於後木勒

合勒忽在其中而木兒忽與木合忽對音切近知必一

人矣。

按壇火察兒等往來於太祖札木合汪罕之間倏忽彼

此構成衅隙真反側子也詳秘史札木合寄語二人與

太祖與汪罕戰後寄語二人詞意相同而汪罕始終無不利於太祖之心亦刺合異心亦由諸人倡導此書敘此情事較更詳於秘史本紀據此爲本而盡刪此類情節幾於買櫝而還珠已。

說亦刺合說之曰吾等願爲校力佐若討月倫太后諸子亦刺合信之車帳相問爲兵共謀遣塞罕脫脫干言之於汪可汗汪可汗曰札木合巧言寡信人也不足信亦刺合曰彼言者有口有舌何爲不信屢遣人言之汪可汗曰我禁汝汝輩不從吾身存立實賴於彼垂老遺骸莫得安寢今喋喋不已汝當自能爲之母遺我憂旣而異志悉燒我

牧也。

癸亥春。

秋濤案宋嘉泰三年。金泰和三年。

汪可汗爲詐計曰。彼前者嘗求婚於我。不從。今宜許之。俟其來宴定約。必捨之。遂遣不花台乞察來請。上率麾下十騎往赴之。宿於蔑里哥。

秋濤案秘史作蒙力克。

帳中。越明日有蔑力池赤可謀。

秋濤案此句恐有誤。秘史所載蒙力克爲太祖謀也。

此句不誤。但赤可上脫額字耳。額赤可。秘史蒙文作額。

赤格解曰父也。據後文九十五功臣蒙力克爲之首，而秘史蒙文通前後皆稱爲蒙力克額赤格。雖太祖與言亦然，然則蒙力克額赤格者，如齊桓之仲父矣。

按池字卽當作也。也赤可卽額赤格。

使回汪可汗語曰：我牧羣羸弱，方從思之。合命一人赴彼宴足矣。旣遣使，上卽還。時汪可汗近侍也。可察合蘭者。

秋濤案秘史作也客扯鞑。

聞圖上謀歸語其妻，因曰：人若有言泄此於上，賞我何哉？其子亦刺罕止之曰：此無據，言之恐他人以爲實也。可察合蘭牧馬者乞力失。

秋濤案秘史作乞失里黑。

月供馬漣適至。微有所聞。問其弟把帶。

秋濤案元史木華黎傳作拔台。秘史作巴互。

曰。適所議者何事。該知否。把帶曰。不知。察合蘭。

上云也可察合蘭。此云察合蘭。該省文。

次子納憐。

秋濤案秘史作納鄰客延。

坐帳外。方礪鏃。聞之罵曰。割舌者適我不言乎。今事已然。當禁誰口也。把帶謂乞力失曰。我今知矣。可同。

原作因。秋濤案秘史云見拴的兩馬。每人騎了一匹。那。

夜到帖木眞帳房後都說了。則此宜爲同字。

赴上言之。遂入己帳。話行止。有一羔殺之。拆卧榻煮熟。夜馳見上。告其謀。曰。汪可汗將圖太子。其計定矣。上聞之。止軍於阿蘭塞。急移輜重於失連眞河。上急遣折里麥

秋濤案本紀同。本傳作朮魯台。秘史作主兒扯歹。實一人也。秘史者勒麥爲後哨。

此戰主兒扯特爲軍鋒之冠。秘史敘述甚明。而元史歸之畏答兒。此又以先鋒爲折里麥。折里麥卽秘史之者勒茂速不台之兄。亦太祖開國元勳也。傳聞異詞。蓋難強合。

為前鋒自莫運都兒山之陰行汪可汗亦領兵自莫運都兒山陽由忽刺河卜魯哈二山而來。

俟考

既曰二山不得言河秘史作忽刺安不刺合惕地面則

河字蓋阿字誤也。

近侍有太出也迭兒二人者因牧馬見汪可汗軍至亟來告上時移軍合蘭只之野。

秋濤案秘史作答蘭捏木覘格思地面

按合蘭只即秘史之合刺合勒

只惕何

說誤

未及為備日衙山即整兵出戰先敗朱力斤

秋濤案秘史作只兒斤。

部眾次敗董哀

秋濤案紀作董哀部。秘史作董蛤亦惕。

眾又敗火力失烈門大石眾。

張石州曰。紀作火力失烈門部。無大石二字。秋濤案秘史作幣嵬失列門太子大石二字。即太子譯音之異。以此知前後所云太后即大石譌也。

眾進逼汪可汗護衛其子亦刺合馳來衝陣。我軍射之中。頰其勢大挫。斂兵而退。上亦將兵至幹兒弩兀遣惑哥山。

岡軍凡四千六百騎。

秘史七忽亦勒答兒卒葬之於合兒合水的幹唎訥叭山。幹唎訥叭即此。

幹兒弩兀也。幹字誤。

秋濤案秘史作點視軍馬有二千六百騎。

沿哈勒合河

秋濤案秘史作哈勃哈河。

順進分爲兩隊。上親將二千二百騎行河南岸兀魯吾

秋濤案秘史作兀魯兀惕。

忙兒

兒當作兀

秋濤案秘史作忙忽惕。

二部將二千三百騎行河北岸。

秋濤案秘史成吉思領一千三百依著河西邊起了兀

魯兀惕忙忽惕領一千三百河東起了其兵數方位皆
與此異。

胡朏明云地理家凡言南可以該西言北可以賅東。

上以弭吉刺部先為婚親遣使謂其長帖木哥阿蠻部曰

秋濤案秘史作帖兒格秘史蒙文十一部共立札木合

惕阿勒灰等為頭送兒格克
即帖木哥額蔑惕即阿蠻也

秘史蒙文云捕魚兒海子有帖兒格阿蔑勒等翁吉刺

阿蔑勒即阿蠻。

汝若來順則女子而容。

四字未詳秘史蒙文有外甥容貌女子顏
色之語此所本也秘史譯文無

外甥資質俱在。不然則加兵於汝矣。遂行至董哥澤。

秋濤案秘史作統格黎小河。

脫兒合火兒合之地。駐軍。上遣使阿里海。

秋濤案秘史作阿兒孩合撒兒雪格該者溫二人。

致責於汪可汗曰。我合大軍駐董哥澤。閒草盛馬肥。與汪可汗言之。昔汝叔父菊律可汗。

秋濤案前作菊兒可汗。

嘗謂汝我兄忽兒札忽思孟祿可汗之位。

秋濤案前作忽兒札胡思孟祿可汗。

不我與。自奪之。汝又殺諸昆弟。詐言太帖木兒及不花帖。

木兒輩不知所存。是故菊律可汗逼汝哈刺溫之隘。汝窮
迫無計。僅以百騎來歸我先君。我先君率兵偕汝以雪前
恥。而泰赤兀都兒吾難八哈只二人助兵幾許。不可知其
時道經哈刺不花出谷之上。又出阿不札不花哥兀之山。
又躋秃烈壇秃零古蓋速壇零古闕羣隘。曲笑兒澤。跋涉
重險。使至其境。適值彼凶年。得窮其國。枝

疑有誤。

吾難秘史蒙文作忽難。八哈只作巴合只。

菊律可汗時聞之。避我於塔刺速野。我又逼之。僅以數十
騎遁走河西之國。不復反矣。

張石州曰此段較本紀語加詳然多譎字

我先君盡以土地人民歸於汝由是結爲按答我遂尊汝爲父此我有造於汝一也 又曰父汪可汗汝其時如埋雲中如沒日底汝弟札阿紺孛居漢塞之間我發聲轟之以手舉帽隱隱而招之彼其聞我呼見我招遠來投歸我乃登山而望倚店而待其至又爲三部蔑力乞所逼我以其遠來肯令死之也

以下原作所以告殺兄誅弟此謂誰薛徹別我弟大丑乞魯爲弟是我有造於汝二也秋濤案原本舛誤不可知元史本紀載此段云君爲乃蠻所攻西奔日沒處君

弟札阿紺孛在金境。我亟遣人召還。比至又爲蔑里乞
部人所逼。我請我兄薛徹別吉我弟大丑往殺之。此大
有功於君二也。按本紀取親征記。加以潤色。而所敘次
究與情事不合。所當闕疑。秘史亦不載此語。

是。我有造於汝二也。又曰。父汪可汗。汝旣出雲中。顯日底。
來歸於我。使汝

原作日誤。

饑不過日午。羸不過月望。所以然者何哉。我昔與兀都夷
部戰於哈丁黑山之西。木奴又力之野。多獲孽畜輜重。悉
以與汝。饑不過日

此字原闕秋濤校增

午。羸不過月望者實此之由也。是我有造於汝三也。又曰
父汪可汗曩汝征滅里乞陣於不刺川遣使覘俟部長脫
脫不待陣而先戰獲忽都台察魯渾二哈敦因招其二子
火都赤刺溫合部叛歸汝又爲曲薛兀撒八刺追襲於汝
人民使來告我我遣四將領兵戰敗之盡歸所掠於汝是
我有造於汝四也。

秋濤案滅里乞前作蔑里乞不刺川前作兀刺川忽都
台前作忽相台察魯渾前作察勒渾曲薛兀前作曲薛
吾火都前作和都

又曰昔我出哈兒哈山谷與君忽刺河班答兀卓兒完忽

奴之山相見時

秘史作勺兒合勒崑山的忽刺阿訥岫山行此疑有訛字於時不已言

乎譬如毒牙之蛇所傷勿以動念吾二人唇齒相見始可
閒離如今以蛇傷而閒我乎唇齒相見而離我乎父汪可
汗我時又如青雞海鷗自赤兒黑山飛

原作揮秋濤校改

越於盃而之澤搦班脚鷓以歸若此謂誰哈答斤散只兀
引吉刺諸

原作譜張石州曰疑諸之誤

部是也汝豈非假彼諸部之力

原作立秋濤校改。

而驚畏我耶。是我有造於汝五也。又曰父汪可汗。汝何

原作可秋濤校改。

嘗有造於我。我造汝者凡若此。與其驚畏我。何不使我眾
煬爨而息。安榻而卧。使我癡子癡婦得甯寢乎。我猶汝子。
勢雖寡弱。不使汝有慕於他。

張石州曰。他下疑脫一字。

我雖愚。不使汝有慕於他賢也。譬如雙輪去一。不能行也。
徒使牛汗。

或曰徒使字疑誤。秋濤案此不誤。蓋以駕車牛爲讐也。

熙以爲與下徒
使跳躍意同

縱之恐盜係之實餓。又如雙輪偶斷其一。牛憤破領。徒使
跳躍不能前也。以我方車獨非一輪乎。凡此論汪可汗也。
時上族人火察兒按彈在汪可汗部中。上因使謂之曰。汝
二人欲殺我。將棄之乎。瘞之乎。吾嘗謂上輩八兒合拔都
秋濤案本紀作八刺哈。

秘史一。忽秃黑秃主兒乞生二子。一名薛扯別乞。一名
台出爲主兒乞。秘史四。又稱主兒乞種人莎兒合秃主
兒乞帶他兒子撒察別乞泰出來歸。撒察卽薛扯泰出
卽台出莎兒合秃蓋卽忽秃黑秃而對音不合。不得卒

通此八兒合拔都卽史表窠不斤八刺哈哈秘史之斡兒勒巴兒合黑也。

二人薛徹大丑。

秋濤案此句上當有薛徹別吉四字以上言二子也。

詎可使斡難河之地無主累讓爲君而不聽也又謂火察兒曰以汝捏辟太石之子。

秋濤案捏辟太石之子卽捏坤太子已見前本紀云乃以汝火察兒爲伯父聶坤之子又欲立之汝又固辭據此則火察兒乃太祖從父兄也。

吾族中當立汝又不聽又謂按彈曰汝爲忽都刺可汗之

子以而父嘗謂汗推位汝亦不聽吾悉曾讓汝等不我聽
我之立實汝等推也吾所以不辭者不欲使蒿萊生

原作止張石州曰當是生字

久居之地斷木阻通車之途吾夙心也假汝等爲君吾當
前鋒俘獲輜重亦歸汝也使我從諸君畋我亦將遮獸迫
崖使汝得從便射也又謂按彈火察兒曰三河之源我祖
實興毋令他人居之

秋濤案三河之源蓋按彈火察兒所居之地元史列傳
云愛不花中統初總兵討阿里不哥馭闕不花於按檀
火爾歡之地當卽按彈火察兒舊壤以人名名其地與

鎮城同例。

又謂脫憐。

秋濤按此別一脫憐。非汪罕也。秘史作脫斡鄰。

吾弟。我以汝是高。

原譌作馬。今改。

祖家奴。曾祖闡僕。故尊汝爲弟也。汝祖塔塔。

秋濤案秘史作斡黑答。

乃吾祖察刺合令忽。

秋濤案秘史作察刺孩領忽。

統必乃。

秋濤案秘史作屯必乃。

二君所虜塔塔生雪也哥。

秋濤案秘史作速別該。

雪也哥生闊闊出黑兒思安。

秋濤案秘史作闊闊出乞覘撒安。

思安生折談晃脫合兒。

秋濤案秘史作也該晃脫哈覘。

合兒生汝汝世爲奴虜誰之國土汝可取之縱得我國按
彈火察兒必不與也昔我等居汪可汗所早起我得飲王
青鍾馬乳汝輩起知我先飲而妬之耶我今去矣汝輩恣

飲之。吾弟脫憐量。汝能費幾何也。又謂按彈火察兒曰。汝若事吾父汪可汗。勿使疑汝爲察兀勿魯。

原注太祖自稱也。前有注。

之族而累汝。卽王。

原作正誤。秋濤校改。

可汗交人易。

原作馬誤。秋濤校改。

厭於我尙爾。況汝輩乎。縱然。今夏豈能到來冬矣。又爲我父汪可汗曰。可遣按敦阿速運八力。

秋濤案前作按敦阿速渾八力。

二人來報，否則遣一人曰者。

原誤作暑字，秋濤校改。

吾麾下忙納兒拔都失彼銀鞍黑馬，在王所龍持來，鮮晁

按塔

原注卽王子亦剌合也。秋濤按鮮晁按答，卽下文鮮昆蓋汪可汗之子也。太祖父事汪可汗，故與子爲按答。下王子鮮昆云，彼何嘗實意待我爲按答，可證太祖與之結爲按塔，故卽以按塔稱之。塔答字異音同，惟晁與昆字形相似，而音聲迥殊，必有一誤。考前文云汪可汗至土兀刺河，其子亦剌合鮮昆云云，則作昆是也。

汝亦遣必力哥

秋濤案必力哥卽下別力哥蓋亦刺合之屬人。

秘史桑昆今必勒格別乞脫朵延將旗纛豎起準備廝

殺必勒格別乞卽必力哥別吉脫朵延卽脫端也阿赤

失崙秘史作阿赤黑失蘭阿刺不花帶恐卽史不忽木

傳中之海蘭伯也。

別吉脫端二人來否則遣一人札木合按答暨阿赤失蘭

阿刺不花帶亦否火察兒按攤各遣二人來如我東向可

與納兒脫憐呼陳輜兀之源來會如西向可出哈八刺漢

答兒哈之山順忽魯班不花諸思河來也汪可汗聞上前

語曰惟我子裁之王子鮮昆謂其父曰彼何嘗實意待我
爲按答特以玩物視我耳何嘗稱君爲父特以老奴視我
耳又何嘗遣辨士馳御馬以及我彼能勝我聽取吾國若
我勝彼亦取其國也因戒其部將別力哥

卽前必力哥

別吉脫端曰備而釜建而旗秣而馬以需進也上旣遣使
於汪可汗遂進兵掠虜弘吉刺別部溺兒斤以行至班朱
泥河飲水誓眾

秋濤案元史札八兒傳太祖與克烈汪罕有隙一夕汪
罕潛兵來倉卒不爲備眾軍大潰太祖遽引去從行者

僅十九人。札八兒與焉。至班朱泥河。餓糧俱盡。荒遠無所得食。會一野馬北來。諸王哈札兒射之。殪。遂剝草爲釜。出火於石。汲河水煮而啖之。太祖舉手仰天而誓曰。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將士莫不感泣。據史所記。與此書情事稍異。

時有亦乞列部人孛徒者。

秋濤案前與泰赤烏部戰時。有亦乞刺部人捏辟之子孛徒。遣人告變。卽此孛徒也。此書及元史皆或作亦乞刺部。或作亦乞刺思部。或作亦乞列部。史有孛秃。傳卽其人也。云亦乞列思氏。續宏簡錄作亦乞烈氏。其實並

同惟史太祖本紀於泰赤烏之第云帝聞變大集諸部
兵分十三翼以俟不言何人告變李禿傳則云札赤刺
歹札朮哈脫也等以兵三萬入寇李禿聞之遣波變歹
磨里禿禿來告是卽泰赤烏來戰之事而紀載不相應
若判然二事者宋景濂王子充諸公修史之疏略概可
知矣非細爲酌攷不能得其顛末也

爲火魯刺部所逼敗之因遇上同盟是時上弟哈撒兒別
居哈刺渾只敦山妻子爲汪可汗所虜止狹幼子脫虎走
糧絕探鳥卵爲食來會於河濱上與汪可汗戰於合蘭真
沙陀之地汪可汗居於只感忽廬之地時上麾下答力台

幹真按彈折溫火察兒別吉札木合秘史有速客該者溫者溫與折溫同當亦

號稱

秋濤案別吉卽下文別吉忽相也相當作都忽相卽拔

都火察兒別吉爲一人忽都花別吉爲一人稱別吉如稱那顏秘史所謂達達以別乞官爲尊者也何說甚

誤今謂之巴圖魯者北方將士之美號故蒙古多以此

爲號札木合卽下文花札木合也此說甚謬花字疑衍或云

加花字已別於按答之札木合此諸部皆太祖舊部在

汪可汗之麾下故太祖先遣人諭之而諸部遂共謀汪

可汗以應太祖

宗室世系表脫忽大王卽此脫虎

此合蘭真沙陀秘史作合刺合勒只惕額列惕合刺合

勒只即合蘭真三史語解云額列蘇沙也然則秘史之

額列惕即此之沙陀矣

八憐梭哥台脫憐海塔海忽刺海等又忽都答部眾在汪

可汗所相與謀害汪可汗曰此不可依也將叛去汪可汗

覺其事迎討之

原作討迎誤張石州校改史伯顏傳蒙古入隣部人曾祖述律哥圖事太祖為入鄰

部左千戶述律哥圖即此入隣梭哥台也

忽都答部當即泰赤烏之忽都塔兒前被擒於太祖者

也

是時答力台幹真八隣

前作憐

撒合夷嬾真諸部稽顙來歸按彈析溫火察兒別吉忽相
當作都說見前

花札木合等奔乃蠻王秦陽可汗上遣使哈柳答兒

秋濤案秘史作給里兀答覘

給疑作恰

抄兒塞

秋濤案秘史作察兀覘幪

二人往汪可汗所假為上弟哈撒兒語謂之曰瞻望我兄
遙遙忽遠捷涉徑

秋濤案句有誤字。

不知所從。近聞我妻子在父所。我今蔽木枕塊。藉壤仰星而臥。我實賴王父。故強有諸。諸疑作請

秋濤案下疑有脫文。

王苟從之。吾終歸王父也。

秋濤案秘史云。成吉思商量著。差恰里兀答覘察兀覘。憐二人做恰撒覘的使臣去。對王罕說。我兄的形影望不著。踏著道路也尋不見。叫他呵他又不聽得。夜間看星枕土著睡。我的妻子見在父親皇帝處。有若差一個可倚仗的人來呵。我往父親行去。其語較明晰。

汪可汗因遣使亦禿兒干

秋濤案秘史作亦禿覘堅

我使

原脫使字秋濤校增

煮潦器盛血與之盟哈柳答兒抄兒塞二使將亦禿兒干
來

秋濤案秘史云亦禿覘堅望見下營甚多便回去了察
忽覘輝自後箭射將亦禿覘堅馬臀尖射坐了那裏將
亦禿覘堅拏住將至太祖處是二使執亦禿兒干來非
借來也

上不與語。卽送於哈兒抄兒所。

秋濤案秘史云送於哈撒兒教殺了。與此不同。當從秘史。

上因以二

原作三。秋濤改。

領兵夜馳至徹徹兒運都山。

張石州曰。紀作折折運都山。秋濤案秘史作者折額兒
溫都兒山。

出其不意。破汪可汗軍。盡降克烈部眾。汪可汗僅以子及
數騎脫走。顧

原作賴。秋濤案當作顧。

其左右謂其子亦刺合曰。我父子相親。其可絕而絕之乎。
今由此輩

原脫輩字。秋濤校補。

緩頰竟

原作兒。秋濤校改。

絕矣。至捏辟烏柳河。

秋濤案秘史作捏水。是此辟字亦當作坤。

爲乃蠻部主太陽

秋濤案秘史作塔陽。

可汗之將火里速八赤

秋濤案甲子年作火力速八赤。

帖迪沙二人所殺亦刺合走西夏過亦卽納城。

秋濤案亦卽納當卽亦集乃路。

至波黎吐蕃部卽討掠且欲居之吐蕃收集部眾逐之散
走西域

原作城誤。

波黎蓋今布隆吉爾地。

白先居徹兒哥思蠻之地爲黑鄰赤哈刺者殺之。

秋濤案元史云至龜茲國龜茲國主以兵討殺之。

白先當作曲先。

上節滅汪可汗是冬大獵於帖麥該川

秋濤案當即甲子年之帖木該川秘史作帖茂延客額兒

宣布號令振旅歸龍庭上春秋四十二時乃蠻太陽可汗

遣使月忽難謀於王孤據秘史蒙文乃蠻所遣之使名脫兒必塔失汪古遣於太祖之使名

月忽難秘史譯文不出月忽難名此則誤以汪古使名為乃蠻使名也

原作狐張石州校改。

龍庭蓋即秘史之阿卜只阿闊帖樞兒即史曲雕阿闌

也。

部主阿刺忽思的乞火力

原注。今憂不花駙馬丞相白速速是也。張石州曰。紀作白達達部阿刺忽思。則注中速速字誤也。秋濤案此事見元史阿刺兀思剔吉忽里傳。傳云阿刺兀思剔吉忽里汪古部人。系出沙陀雁門之後。遠祖十國世爲部長。時西北有國曰乃蠻。其主曰太陽可汗。遣使來約。阿刺兀思惕吉忽里弗從。乃執其使奉酒六尊。具以其謀來告太祖。卽此事也。汪古卽此王孤。阿刺兀思剔吉忽里卽此阿刺忽思的乞火力。皆譯語偶異。案紀傳例當相應。今傳作汪古部人阿刺兀思剔吉忽里。紀則作白達達部主阿刺忽里。部落與人名全殊。讀者安知其爲一。

事乎。僅賴此書尙存，是以證之。而注中白達達字復譌爲白速速。惟邵遠平元史類編太祖女阿刺海別吉公主傳云：適孛要合。汪古部人。父阿刺兀思剔吉忽里。本朔方。阿刺兀思不可使。一一分析。與本紀相合。蓋宋景濂於元開國事不能詳核。邵戒山則考於此篇而正之。邵所據本白達達字。固未誤也。又按蒙古他部無一部而二名者。此王孤乃部落名。白達達則其種類名。當卽白韃靼也。阿刺兀思子孛要合。孛要合子君不花。尙定宗女葉里迷失公主。愛不花尙世祖季女月烈公主。此

注憂不花駙馬憂當作愛字形相近而誤愛不花史不言其歷官此云丞相亦補史闕

月兒斤又名主兒乞此一部而二名也

曰近聞東方有稱王者日月在天了然見之世豈有二王哉君能益吾右翼奪其弧矢阿刺忽思卽遣使朵兒必塔失以是謀先告於上後舉族來歸我之與王孤部親好者由此也

朵兒必塔失卽脫兒必塔失也又誤以乃蠻使名爲汪古使名並當依秘史正

白達達所遣使秘史蒙語其人名月忽難

甲子

原注宋景定五年金泰和四年張石州曰當作宋嘉泰

四年。

春大會於帖木垓川。

秋濤案當卽癸亥年之帖麥該川。

議伐乃蠻百官謀曰。今畜牧疾疫待秋高馬肥而後可進。上弟幹赤斤那顏曰。毋慮馬瘦。我騎尙壯。今勢已如此。其可緩乎。以吾料敵必敗之。苟戰勝。他日指此地嘗擒太陽可汗。當圖此名。然勝負在天。必當進矣。上弟別里古台那顏亦曰。乃蠻欲奪王弧矢。若果爲奪。則身將安之。彼國大馬繁。恣爲誇語。今我卒然入之國。雖大必逃散於山林。馬雖繁。必遺棄於原野。掩其不虞。奪其弓矢。豈難哉。眾稱善。

望日祭纛。詰朝進兵。伐乃蠻。秋再會哈勒合河。建忒垓。

原作或檀。張石州據翁本改。

三史語解。沁達罕。舊作建忒垓。天馬也。按卽遼史太祖本紀之壓得斯山。今譯改音爾者。

山先遣麾下虎必來哲別二人爲先鋒。太陽可汗至。自按臺營於杭海山之哈只兒兀孫河。引兵迎敵。我軍至幹兒

塞

塞當作寒

河。太陽可汗同茂里乞部長脫脫

秋濤案。秘史作脫黑脫阿。又按元史巴而述阿而忒的斤傳。誤以脫脫爲太陽可汗之子。

哈只兒兀孫河。卽秘史之合池兒水也。蒙語謂水爲兀

孫今書作烏蘇者是既稱兀孫又稱河於文重複與後
辛目連河同。

克烈部長札阿紺孛阿隣太石。

秋濤案札阿紺孛卽克烈部汪可汗之弟前奔乃蠻者
蓋汪可汗亡後部眾歸之故稱克烈部長也阿隣太石
疑卽前與札阿紺孛同奔乃蠻之脫憐太后彼文阿譌
爲脫石訛爲后也。

猥刺部長忽都花別吉。

秋濤案忽都花別吉已見前孟祿可汗來犯我軍條中
又見後戊辰年云幹亦刺部長忽都花別吉遇我前鋒

不戰而降。幹當作鞞。鞞亦刺部。卽猥刺部。音同。譯字偶異也。

及札木合、禿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相合時，我隊中一白馬帶敝鞍，驚走突乃蠻軍。太陽可汗與眾謀曰：彼軍馬羸，可尾而進。然待馬稍輒健，與之戰也。驍將火力速八赤。

前作火里速八赤。

曰：昔君父亦年可汗。

秋濤案：前作亦難赤可汗。秘史作亦難察必勒格，乃太陽可汗之父也。

勇戰不回。士背馬後未嘗使人見也。今何怯也。果懼之。何不令菊兒八速來。

原注太陽可汗妻也。秋濤案秘史作古兒別速。乃太陽之母。非妻也。

太陽可汗因率眾來敵。上以弟合撒兒主軍。躬自指揮。行陣時。札木合從。太陽可汗望見。上軍容嚴整。因謂左右曰。汝等見按答舉止英異乎。乃蠻語嘗有言。雖駁革去皮。猶貪不捨。豈能當之。遂提本部兵走。是日上與之大戰。至晡。擒殺太陽可汗。乃蠻眾潰。夜走絕險。墜納忽崖者不可勝計。明日餘眾悉降。於是朵魯班塔塔兒哈塔斤散只兀諸

部亦來降，冬再征脫脫，至迭兒惡河源，不刺納矮胡之地。
兀花思蔑兒乞部長帶兀兒孫。

秋濤案秘史作豁阿思蔑兒乞種的人答亦覘兀孫據

此應作帶兒兀孫。此三種蔑兒乞之一。卽秘史卷三之兀注思歹亦兒兀孫也。

獻女忽蘭

秋濤案秘史作惚蘭

哈敦

原作吟敕，秋濤校改。

於上率眾來降，爲彼力弱，散置諸翼中室壩之。

秋濤案此句未詳，疑有脫文。據秘史獻女之答亦覘兀

孫未嘗復叛。叛者乃茂里乞之他部也。與此迥異。其人頗不安。復同叛。

此下原本有留字。字書所無疑。有闕誤。當是略字。

復輜重。我兵與戰。復奪之。上進兵圍茂兒乞於泰安塞。

秋濤案元史本紀作泰寒塞。

盡降麥古丹。脫里孛斤。茂兒乞。諸部而還。部長脫脫挾其

下闕一字。

奔盃

原作盈。秋濤校改。

祿可汗。

秋濤案本紀云已而復征蔑而乞部其長脫脫奔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卽孟祿可汗也。

帶兒兀孫旣叛率餘眾至薛良葛河。

秘史有薛涼格河卽此秋濤案當卽今之色楞格河。拾刺溫隘築室以居上遣孛羅歡乃顏及赤老溫拔都原作相秋濤校改。

弟闡拜

秋濤案秘史作沈白又作沈伯。

二人領右軍討平之。

乙丑。

秋濤案宋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

征西夏攻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多獲橐駝以還。

丙寅

秋濤案是年爲元太祖稱帝之元年今逐年甲子下增注之以便稽考時宋甯宗開禧二年本紀云是歲實金之泰和六年也。

大會諸王百官於斡難河之源建九旒之白旗其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復發兵征乃蠻孟祿可汗飛獵於兀魯塔山莎合水上擒之。

張石州曰紀作帝既卽位復征乃蠻時卜魯欲罕獵於兀魯塔山檢之蓋卜魯欲罕卽盃祿可汗而水上檢之一語又此書之加詳也

是時太陽可汗子屈出律可汗

秋濤案後俱作曲出律本紀作屈出律罕

與脫脫遁走奔也兒的石河

秋濤案秘史作額兒的石河

丁卯

二年宋開禧三年金泰和七年

夏頓兵避暑

頓下三字秋濤校補

秋再征西夏冬克幹羅孩城先遣按彈不兀刺二人使乞力吉思部其長幹羅思亦難及阿忒里刺二人偕我使來獻白海青名鷹也。

秋濤案本紀云是歲遣按彈不兀刺二人使乞力吉思既而野牒亦納里部阿里替也兒部皆遣使來獻名鷹是獻鷹者他部之人非乞力吉思部長也二說互異未詳孰是。

本紀野牒亦納里卽秘史萬乞兒吉思種之官人也迪亦納_勒也此之亦難蓋卽其人阿忒里刺疑當作阿里

忒刺卽阿里替也兒皆人名非部名。

戊辰。

三年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

春班師至自西夏夏。

原闕此字秋濤補。

避暑於龍庭冬再征脫脫及曲出律可汗時幹。

秋濤案當作幹。

亦刺部長忽都花別吉等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爲鄉導至也兒的石河盡討蔑里乞部脫脫中流矢而死曲出律可汗僅以數人脫走奔契丹主菊而可汗。

秋濤案元史作菊兒此所謂契丹卽西遼也亦稱西契丹史謂乃蠻王曲出律奄有西遼之國今按汪可汗奔契丹已屬菊兒可汗則以西遼自有菊兒汗非乃蠻也俟攷。

遼史天祚本紀大石卽位稱葛兒汗葛兒卽菊兒亦作古兒局兒其子孫蓋此稱之史布魯海牙傳又稱居里可汗。

已巳。

四年宋嘉定二年金衛紹王大安元年。

春畏吾兒國王亦都護

秋濤案亦都護乃國主之稱非人名也其人名則爲巴而尤阿而忒的斤元史有傳所載事迹不及此書之詳聞上威名遂殺契丹主所置監國少監。

秋濤案此西遼所置官。

欲求議和上先遣按力也奴奴答拜二人使其國亦都護大喜待我禮甚厚卽遣其官別吉思阿鄰帖木兒二人入奏曰臣國聞皇帝威名故棄契丹舊好方將遣使來通誠意躬自效順豈料遠辱天使降臨下國譬雲開見日冰泮得水喜不勝矣而今而後盡率部眾爲僕爲子竭犬馬之勞也當是時茂里乞脫脫中流矢死脫脫之子四人以

原缺此七字。秋濤據元史補。

不能歸全屍遂取其頭。涉也兒的石河。

也兒的石疑卽額爾齊斯河也。後元太祖庚辰年住夏之也兒的石河。則當在西域。非此也。蓋同名異地耳。又按額爾齊斯下游入俄羅斯境。謂之額濟勒河。土爾扈特所居是也。以此言之。恐卽此也兒的石河矣。其地苦寒。是以元代多往住夏。

將

原作特。秋濤據元史改。

奔畏吾兒國。脫脫先遣別干者使亦都護。亦都護殺之。四

人至與畏吾兒大戰於斡河

秋濤案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斡河一作蟾河。又案元本此下衍殺字，今刪。

亦都護先遣其官阿思蘭乾乞孛羅的斤，亦難海牙倉赤四人來告，蔑力乞事。上曰：亦都護果誠心戮力於我，以其已有來獻，尋遣安魯不也。即前按力也女答兒班。即前奴二人復使其國亦都護遣使奉珍寶方物為貢。

庚午。

五年，宋嘉定三年，金大安二年。

夏，上避暑龍庭。

張石州據翁本改避爲遣秋濤案仍當作避。

秋復征西夏入李王廟其主失相兒忽出降獻女爲好。

秋濤案本紀載四年己巳春畏吾兒國來歸帝入河西
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師來戰敗之獲其副元帥高
令公克兀刺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進至克夷門後敗
夏師獲其將惠名令公薄中興府引河水灌之堤決水
外潰遂徹圍還遣太傅訛答入中興招諭夏主夏主納
女請和凡此諸事皆載於己巳年而此書載於庚午年
未詳孰是又本紀載五年庚午春金謀來伐築烏沙堡
帝命遮別襲殺其眾遂略地而東初帝貢歲幣於金主

使衛王允濟受貢於靜州。帝見允濟不爲禮，會金主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命，問新君爲誰，金使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卽乘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益怒，欲俟帝再入貢，就進場害之。帝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按以上本紀於庚午年詳紀太祖與金人開釁之事，而親征記及秘史皆不載，殊不可解。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有進庚午元曆表，略云：歲在庚午，天啟宸衷，決志南伐，辛未之春，天兵南渡，不五年而天下略定。此天授也，非人力所能及也。云云。是太祖之有

意伐金實始於庚午年。親征記未載，亦疎漏也。

辛未。

六年。宋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

春。上居怯綠連河。時西域哈刺魯部主阿昔蘭可汗來歸。

因忽必

秋濤案必下脫來字。

那顏見上。

秋濤案秘史云。太祖命忽必來征哈剌魯兀惕種其主阿覲思蘭卽投降了。來拜太祖。太祖以女子賜他。卽此事也。哈剌魯兀惕卽哈刺魯阿覲思蘭本紀作阿昔蘭。

罕卽此阿昔蘭可汗。忽必來亦太祖所任驍將。

亦都護兒。

秋濤案卽前亦都護也。以太祖命爲第五子。故稱爲亦都護兒。猶石晉之稱兒皇帝矣。

亦來朝奏曰。陛下若恩賜臣。使遠者悉聞。近者悉見。輟口袞之餘縷。摘金帶之星裝。誠願在陛下四子之亞。竭其力也。上說其言。使尙公主。仍序第五。

秋濤案此語未晰。考秘史云。委吾種的主亦都兀惕差使臣阿惕乞刺黑等來。成吉思處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如雲淨見日。冰消見水一般。好生喜歡了。若得恩賜。我

願做第五子。出氣力者。成吉思說。你來。女子也。與你。第五子也。教你做。於是亦都兀惕將金銀珠子。緞疋等物。來拜見。成吉思遂將阿勒阿勒屯名的女子與了。所載較詳。故備錄以資攷證。

遣將脫忽察兒率騎三千

原作二十。秋濤校改。

出哨西邊戎。

秋濤案此卽後所云征西前鋒脫忽察兒也。在丁丑年。

秋。上始誓眾南征。

秋濤案本紀。二月。帝自將南伐。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

取大水灤豐利等縣。金復築烏沙堡。七月命遮別攻烏沙堡。及烏月營。拔之。是太祖誓眾南征在春。而非秋。與親征記異。湛然居士集亦云。辛未之春。天兵南渡。當以紀爲正。

克大水灤。以拔烏沙堡及昌桓撫等州。大太子朮赤二太

子察合台三太子窩台太宗也。

三太子窩闕台原文無闕字。不知他文本有此稱。抑

係遺之。破雲內東勝武宣甯豐靖等州。金人懼。棄西京。

秋濤案金之西京。卽今大同府。

又遣哲別率眾取東京。哲別知其中堅。以眾墮城。卽引退。五百里。金人謂我軍已還。不復設備。哲別戒軍中一騎牽

一馬一晝夜馳還急

原作忽今校改

攻大掠之以歸

熙案下有脫文

上之將發撫州也金人以招討九斤監軍爲奴等

秋濤案爲奴二字疑誤

領大軍設備於野狐嶺又以參政胡沙率軍爲後繼契丹
軍師謀謂九斤曰聞彼新破撫州以所獲物分賜軍中馬
牧於野出不虞之際宜速騎以掩之也九斤曰此危道也
不若馬步俱進爲計萬全上聞金馬至進拒獲兒吮嘴九

斤命麾下明安曰汝嘗使北方素識太祖皇帝。

秋濤案九斤之言不當稱太祖又生時不當稱諡此元代史臣之辭猶左傳石碣言陳桓公有寵於王也。

其往臨陣問以舉兵之由金國何怨於君而有此舉若不
然卽詬之明安來如所教俄策馬來降上命麾下縛之俟
吾戰畢問之也遂與九斤戰大敗之其人馬蹂躪死者不
可勝計因勝彼復破胡沙軍於會合堡金人精銳盡沒於
此上歸語明安曰我與汝無隙何對眾相辱對曰臣素有
歸志恐其難見故因如所教不爾何由瞻望天顏上善其
言命釋之。

壬申。

七年宋嘉定五年金衛紹王崇慶元年秋濤案本紀以帝破昌桓撫等州及金將紇石烈九斤率眾三十萬戰敗於獲兒嘴二事皆繫於是年而親征記則繫於辛未未知孰是。

破宣德府至德興府。

秋濤案金宣德府今直隸宣化府是德興府今直隸保安州是。

失利引却四太子也可那顏也可即也苦哈撒兒子赤渠駙馬率兵盡克德興境內諸堡而還後金人復收之。

赤渠史太祖本紀作赤駒公主表作赤窟。

癸酉。

八年宋嘉定六年金衛紹王至甯元年九月以後宣宗
貞祐元年。

秋上復破之遂進軍至懷來金

此字原闕今補。

帥高琪將兵與戰我軍勝追至古北口大敗之死者不可
勝計時金人塹山築寨。

原作帥秋濤校改。

悉力爲備上留怯台薄察等頓軍拒守遂將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

別眾西行由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

紫荆口出。金主聞之。遣大將奧敦

張石州曰。本紀作屯。

將兵拒隘。勿使及平地。比其至。我眾度關矣。乃命哲別率眾攻居庸南口。出其不備。破之。進兵至北口。與怯台薄察軍合。既而又遣諸部數兵五千騎。令怯台哈台二將圍

原作固。秋濤校改。

尤赤台之子名怯台。而秘史九十五功臣名。又有客台

客帖二人並與怯台聲近不知此怯台當爲誰也哈台
蓋卽九十五功臣中之合歹駙馬

守中都上自率兵攻涿易二州卽日拔之乃分軍爲三道
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爲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
邢洛

原作洛秋濤校改

磁相輝衛懷孟等州

原衍棄其二字今刪

定威州境

秋濤案威州今井陘縣

抵黃河。

秋濤校補河字

大掠而還。

秋濤案本紀云是秋分兵三道命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爲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肅安定邢洛磁相衛輝懷孟掠澤潞遼沁平陽太原吉陽拔汾石嵐忻代武等州而還計本紀有而此書闕者爲遂州安肅州安州澤州潞州遼州沁州吉州隰州汾州石州嵐州忻州代州武州及太原平陽二府其定州卽中山府也

哈撒兒及幹律那顏拙赤等

張石州曰翁本作拙赤得赤鯁

薄剝爲左軍沿東海破洙

秋濤案金無洙州疑灤字之譌

沂等城而還

秋濤案本紀云皇帝哈撒兒及斡陳那顏拙赤鯁薄剝爲左軍遵海而東取薊州平灤遼西諸郡而還據本紀是左軍東抵平灤而未嘗南涉淄沂也沂州本紀列於中道軍所取之內未詳孰是

上與四太子馭諸部軍由中道遂破灤

秋濤案當作深蓋上灤字旣譌作洙後人因妄改此字

為灤也。

漢

秋濤案河北山東無漢州字當作莫蓋莫譌漠而漠又譌漢也。

河間

秋濤案此下舊有開字非其次今移於下。

清

今青縣。

滄景獻

今獻縣。

濟南濱棣益都

原作益相秋濤校改。

開等城。

秋濤案本紀云帝與皇子拖雷爲中軍取雄霸莫安河
閒滄景獻深祁蠡冀恩濮開滑博濟泰安濟南濱棣益
都淄濰登萊沂等郡計本紀有而此書缺者爲雄州霸
州祁州蠡州恩州濮州滑州博州濟州泰安州淄州濰
州登州萊州沂州凡十六州其安州與右軍所取復出
未詳其說又本紀云是歲河北郡縣盡拔惟中都通順
眞定清沃大名東平德祁海州十一城不下是清州未

陷而此書中書破青滄與史文不合

棄東平大名不攻

秋濤案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故元兵所至望風披靡昔安祿山舉兵而河北二十四郡皆破亦此類也東平大名二郡金人有鎮帥守之蓋其人尙能守禦故避而不攻

餘皆望風而拔下令北還又遣木華黎回攻密州拔之上

至中都亦來合合疑作會

甲戌

九年宋嘉定七年金貞祐二年

上駐營於中都北壬甸。

秋濤案本紀云駐蹕中都北郊。

金丞相高琪與其主謀曰聞彼人馬瘦病乘此決戰可乎丞相完顏福興曰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多居諸

原作都秋濤校改。

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祖宗社稷安危在此舉矣當熟思之今莫若遣使議和待彼主
原作吉秋濤校改。

還軍更爲之計如何金主然之遣使求和因獻衛紹王公主令福興來送上至野麻池而還夏四月

張石州曰紀作五月。

金主南遷

原作還秋濤校改。

汴梁留其太子守中都。以丞相完顏福興左相秦忠爲輔。
秋濤案史作參政抹撚盡忠。

金主行距涿契丹軍在後至良鄉金主疑之欲奪其原給
鎧馬還營眾驚遂殺主帥素溫而叛去推斫。

原作聽秋濤據本紀改翁本作砍。

答比涉兒札刺兒爲帥而還中都福興聞變軍阻盧溝使
勿得渡砍答遣裨將塔塔兒率輕騎千人潛渡水復背擊。

守橋眾大破之。盡奪衣甲器械。牧馬之近橋者。由是契丹軍勢漸振。先是耶律留哥以中國多故。據有東京咸平等郡。自稱遼王。斫答比失兒等遣使詣上行營納款。又求好於遼王。時遼王亦來降。上命爲元

原作瓦秋濤校改。

帥令居廣甯府。金主之南遷也。以招討也。奴爲咸平等路宣撫。復移於忽必阿蘭。至是亦以眾來降。仍遣子鉄哥入質。旣而復叛。自稱東夏王。五月。

秋濤案紀作七月。

金太子

原脫此字。秋濤補。

留福興秦忠等守中都。亦走泔梁上。以契丹眾將來歸。遂命散只兀兒木合拔都契丹先鋒將明安太保兄弟等爲鄉導。引我軍合之。至則與斫答等併力圍中都。

秋濤案原本此下尙有三百餘字。乃乙亥辛巳年事。錯簡在此。今校正。

紀作三摸合。

乙亥。

十年。宋嘉定八年。金貞祐三年。秋濤案自乙亥以下錯衍甚多。今細爲考核。移訂注於下方。

金右副元帥七斤以通州降。

原作道州。張石州據本紀改。

木華黎攻北京。

秋濤案金北京大定府。今承德府建昌縣地也。是時尙爲金守。可見金人自熱河以東至遼陽尙有地數千里。乃甲戌年遽以一敗之故南遷於汴。金之失計甚矣。

金元帥寅花摩等

花卽荅字之誤

秋濤案紀作烏古論寅答虎。

以城降。金御史中丞李英帥師援中都。戰於霸州。敗之。

以上乙亥年本文。

金主以檢點慶壽元帥李英

原作季英。金史歸潛志季英作李英。

運糧分道還救中都。

原作東都。秋濤校改。

齋糧人三斗。英自負以勵眾。慶壽至涿州旋風寨。李

原作季。秋濤校改。

英至霸州。青戈皆爲我軍所獲。既絕其糧。中都人自相食。福興自毒死。秦忠亦委城走。明安太保入據之。遣使獻捷。

上自駐桓州。

原作桓丹。秋濤據本紀改。

遂命忽都忽那顏與雍古兒寶光赤阿兒海哈撒兒三人

檢視中都帑藏時金留守哈答國和等奉金帑為拜見之

禮雍古兒哈撒兒受之

寶光赤秘史蒙語作保兀兒赤解曰廚子然則光是兀字或兒字之

訛

秋濤案雍古兒下疑脫阿兒海三字

忽都忽那顏秘史作失吉忽都忽訶額崙太后養子也

獨忽都忽拒不受將哈答及

原缺此字今補

其物北來上問忽都忽曰哈答等嘗與你物乎對曰有之未敢受之上問其故對曰臣嘗與哈答言未陷城時寸帛

尺縷皆金主之物。今既城陷，悉我君物矣。汝又安得竊我君物爲私惠乎。上正嘉之。

私惠原作和意。嘉原作佳。均秋濤校改。

以爲知大體而重責雍古兒阿兒海哈撒兒。

秋濤案自金主以檢點至此。舊本皆在甲戌年圍中都之下。今按中都之陷大事也。金史元史皆作乙亥年事。此錄則兩載於甲乙二年。此云中都人自相食。福興自毒死。秦忠亦委城走。明安太保入據。入乙亥年云。完顏福興仰藥死。抹撚盡忠棄城走。明安入守之。按上文載左相秦忠爲輔。及太子命秦忠守中都。皆作秦忠。與此

條合而紀事亦此條較詳蓋此條乃錄之原文錯簡入甲戌年後人因其與史不合復於乙亥年內臆增三語故致一事而複見兩年耳今定此條入乙亥年其複出之三語則刪去不錄云。

時金通州元帥七斤率眾來降。

原作也斤秋濤案也斤仍當作七斤此句亦與上複蓋已經錯簡之後二人轉據史書增之是以多致複出然此語乃起下之詞或原所有未可知也。

帷帳復張鑊柄眾哥也思元帥據守信安不下。

秋濤案此十八字未詳疑有譌脫。

熙以爲帷當作帷，謂七斤降後，復張帷帳爲元拾師也。
鑊柄下有脫字。

帷當作帷，張復卽高陽公張甫，眾哥卽河間公移刺重。
嘉努亦作重格，舊作眾家奴，兩人皆在九公之列，其守
信安事，具金史，張鑊柄疑卽張進，後金人封爲滄海公。
與甫同守信安者，獨也，思無攷耳，張鑊柄之稱，正如郭
蝦蟆，葛鐵槍，當時軍中有此習。

上駐軍魚兒樂，命

原作合，秋濤校改。

三合拔都。

秋濤案史作三哥拔都。

帥蒙古軍萬騎由夏西抵京兆出潼關破嵩汝等郡直趨
汴梁至杏花營大掠河南回至陝川適河冰

原作兵張石州校改。

合遂渡而北。

秋濤案自時金通州元帥以下舊本在辛巳年見孫榮
山而還之下今考定爲乙亥年事移於此又案元人於
乙亥丙子兩年俱遣將由西夏入關中攻潼關乙亥則
攻潼關不下由嵩山小路趨汴京卽此年事金宣宗紀
元太祖紀俱不載而見於諸列傳中丙子年事則二紀

咸載之。此書復無丙子年事。蓋互有詳略。惟乙亥年事。元人尙未得潼關。而此云出潼關。蓋由嵩山小路繞潼關之外。故云然也。

詔史天倪南征。取平州。木華黎遣大進道

張石州曰。本紀作賜進道。

繆案。大進道爲史進道之誤。進道秉直之弟。天倪之從父。從木華黎攻廣甯府。均見進道神道碑。

等。攻廣甯府。降之。是秋。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秋濤案。以上乙亥年原文。

金元帥那答忽監軍斜烈以北京來降。

秋濤案北京字恐有誤。

此條重出正與七斤以通州降同。那答忽卽寅答虎烈烈卽完顏昔烈。今譯改錫琳者也。那答忽原文蓋作那答忽。邪寅音近。此書邪那二字往往互訛。

上遣脫脫欒闍兒必帥蒙古契丹漢軍南征。

秋濤案張鯨總十提控從奪忽蘭撒里必南伐。所謂漢軍指此。奪忽蘭撒里必卽脫脫欒屠兒必也。所謂契丹則若耶律留哥之屬。

降眞定破大名至東平阻水不克。大掠而還。金人復取之。秋濤案自金元帥那答忽至復取之。舊本誤入辛巳年。

下據諸史年月考正。

丙子

十一年。宋嘉定九年。金貞祐四年。

錦州帥張鯨以錦廣甯等郡來降。平之。

秋。濤案張鯨之誅。紀作乙亥年。與此異。史載木華黎此
年所討。乃張鯨之弟張致也。

丁丑

十二年。宋嘉定十年。金宣宗興定元年。

上遣大將速不台拔

原作援。秋濤校改。

都以鐵裹車輪征茂兒乞部與先遣征西前鋒脫忽察兒
三千騎合。

秋濤案脫忽察兒率騎三千出哨西邊戎事見辛未年
彼三千字譌作二十今正之。

至蘄河遇其長大戰盡滅茂兒乞還。

秋濤案速不台傳載征茂兒乞事在丙子年及己卯冬
盡降其眾此書蓋終言之。

是歲吐麻部主

秋濤案紀云是歲禿滿部叛蓋禿滿卽吐麻也此吐麻
部主下語有譌脫原文此下卽接征西域事按太祖之

征西域始於己卯至乙酉春歸國自出師凡七年此年
 不得有西征事又此條既言是歲則當繫於歲末不當
 以有時月之事反繫於後其為錯簡甚明今考本紀取
 此下避暑入魯灣川及候入刺那顏等事移於癸未年
 其癸未年所載都刺莎合兒既附而叛云云則又此年
 之文誤入於彼者今俱考正又按秘史云命孛羅忽勒
 征豁里秃馬惕種秃馬即吐麻也其官人歹都秃勒即
 秃刺也此謂之都刺莎合兒者北方語或繁或略譯語
 偶異也

都刺莎合兒既附而叛

都刺莎合兒即秘史豁里秃馬惕官人歹都忽勒莎豁也蒙文如此

譯文止作
万都禿勒

秋濤案都刺莎合兒當是吐麻部主之名說詳上

上命博羅渾那顏都魯伯二將討平之博羅那顏卒於彼
秋濤案自都刺至此舊本誤入癸未年循河而南之下
今考正又案博羅渾那顏卽卷首所稱良將四人之一
與都魯伯爲二人元史博羅渾作博爾忽傳云博爾忽
許兀慎氏事太祖爲第一千戶歿於敵史文記其事如
此略之甚也畢秋帆謂博羅渾官正千戶無他戰功蓋
僅據元史而不知考於他書者今考征禿滿部元史作
命鉢魯完朵魯伯討平之鉢魯完卽博羅渾因譯語稍

異宋王諸公不能辨遂與博爾忽誤分爲二朵爾伯卽
都爾伯也諸書或改作布琳都爾伯則合二人爲一人
是誤而又誤矣考得此條數書皆可是正爲之怵快
者累日

戊寅

十三年宋嘉定十一年金興定二年

封木華黎爲國王總率王孤

原作狐秋濤校改

部萬騎火朱勒部千騎兀魯部

秋濤案史作兀魯兀

四千騎忙兀部將木哥漢札千騎弘吉刺部安赤那顏三千騎亦乞刺部孛徒駙馬二千騎。

秋濤案孛徒卽孛禿。史有傳說見前。

木哥卽元史忙哥畏答兒子。增傳尾。太宗本紀作蒙古寒札。次國王查刺溫茶合帶鍛眞之下。按陳那顏兄弟之上。

札刺兒部及帶孫等二千騎。同北京諸部烏葉兒元帥。秋濤案烏原作烏。今改烏葉兒卽吾也兒。元史有傳。禿花元帥所將漢兵及北刺兒所將契丹兵。原伐金國。

秋濤案封木華黎爲國王。紀及本傳俱在丁丑年八月。

此繫於戊寅或因戊寅年大舉南伐故總記於此歟姑因之以備考又案本傳稱弭吉刺亦乞刺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吾也兒契丹藩漢等軍考此錄載弭吉刺等止七軍則本傳十乃七之誤

別遣大將哲別攻曲出律可汗至撒里桓地克之先吐麻部叛上遣徵兵乞兒部不從亦叛去遂先命太子往討之以不花爲前鋒

秋濤案秘史兔兒年成吉思合拙合引右手軍去征林木中百姓令不恰引路不恰卽不花也惟秘史稱兔兒年與此戊寅年不合

命上原有大字，繆滅去。按大字當在命字之下。

追乞兒思至亦馬兒河而還。大太子領兵涉謙河水，順下招降。

秋濤案原本此下有之困二字，蓋誤衍，今刪。

亦馬兒河，今阿穆哈河也。發源阿爾泰山北烏梁海境內，與阿努河東西兩源並出，合流之後，互受兩名。至俄羅斯伊聶謝斯科西南，會昂噶拉河，下流爲伊尼謝河也。

克兒爲思，憾哈思帖良兀克失的迷火因，亦而干諸部。

秋濤案此事元史不載，大太子卽朮赤也，史不言其職。

功得此可補其闕。克兒爲思當卽乞兒吉思。憾哈思帖
良當卽憾合納部。二部皆在謙河之南。憾合納地卽謙
河所從出之源也。兀克失當卽烏斯。地在謙河北。憾合
納之西。自和林者行三千里爲阿只里海子。又行五百
里至謙州。益蘭州謙州卽以謙河爲名也。此二部地皆
在今俄羅斯國東境與北冰海爲近。

火因亦兒干卽秘史所謂林木中百姓也。蒙語林曰櫟
因。百姓曰亦兒干。亦曰亦兒格。見秘史蒙文。

熙案下脫己卯年事。

庚辰。

十五年宋嘉定十年金興定四年當作嘉定十三年

上至也兒的石河住夏

元史本紀春三月帝克蒲華城夏五月克尋思干城駐蹕也兒的石河秘史作額兒的石河秋濤案是時耶律文正公楚材從征湛然居士集有庚辰西域清明詩又有進庚午元麻表云庚辰聖駕西征駐蹕尋思干城是歲五月望以太陰當虧二分食甚子正時在宵中是歲候之未盡初更月已食矣考邱長春西游記云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又云辛巳十一月十八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

太師移刺國公及蒙古回紇帥皆來迎因駐車馬俟來春朝見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爲之秋夏嘗無雨國人疏二河入城分繞巷陌比屋得用方算端氏之未敗也城中常十萬餘戶國破以來存者四之一其眾大率多回紇人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算端之新宮據焉又見孔雀大象皆東南數千里印度國物程廷尉同文曰此大河應指城東之河北流入那林河者那米思干亦曰尋思干尋卽邪米之合音耶律晉卿又謂之尋思虔譯曰尋思肥也虔城也今謂之寶瑪兒罕自北廷至此大率西行過此則大率南行最爲西征扼要之地故於此

宿兵而以耶律晉卿駐焉。

秋進兵所過城皆克至斡

秋濤案本紀作斡。

脫羅兒城上留二太子三太子攻守尋克之。

秋濤案元史布智兒傳從征回回斡羅思等國每臨陣布智兒奮身力戰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滿體悶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兒於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斡羅思蓋卽斡脫羅兒也。

辛巳。

十六年宋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

上與四太子追攻卜哈兒薛迷思干。

秋濤迷原作述今據元史本紀改。

等城皆克之。大太子又攻克養吉干八兒真

秋濤案真字據本紀補。

等城是夏上駐軍於西域速望壇。

原注西域可汗之林也後壬午年作速里壇。

避暑之地命忽相那顏爲前鋒。

秋濤案以上皆辛巳年原文。

秋分遣大太子三太子率右軍攻玉

原作玉誤今據本紀改。

龍傑赤。

秋濤案卽今回疆玉隴哈什地也。

不珍也哈答。

秋濤案疑亦城名。此下尙有因其見孫榮山而還八字。疑他處錯簡。今刪。以上辛巳年原文。

之城。

秋濤案當與上攻玉龍傑赤之文合爲一句。以軍。

原作君。秋濤校改。

集奏聞上有旨曰。軍旣集可聽三太子節制也。

秋濤案秘史云太祖自回回地面歸命拙赤察阿歹幹歌歹三子領右手軍過阿梅河至兀朮格赤下營命拖雷住亦魯等城下營拙赤等至兀朮格赤下營了差人來說如今俺三人內聽誰調遣太祖教聽幹歌歹調遣卽此事也幹歌歹稱三太子卽太宗也太祖此時已定以太宗爲嗣故令大太子二太子皆聽其節制此錄語意未晰賴秘史言之較詳耳又按程春廬廷尉以爲阿梅河卽阿母河故不知兀朮格赤所在今按和闐之水亦名阿里木河當卽此阿梅河蓋西域地亦互相割據疑此時和闐尙屬算端故特遣拙赤等攻之耳若他處

之阿里河阿木河阿母河暗木河則是漢書所云爲水
與此阿梅河不同程氏未詳考也。

據內府圖今阿母河東北鹽海之旁有烏爾根齊城與
玉籠傑赤對音至近疑玉籠傑赤卽是烏爾根齊若和
闐之玉籠哈什僻在東南與此時太祖軍鋒不相及又
可失哈兒以東並西遼故地當時不煩兵力而降具曷
思麥黑傳中非若尋思干以西皆算端所保須用力攻
取也。

於是上進兵過鐵門關四太子攻也里泥沙兀兒等處城
上親克迭兒密城又破班勒紇城圍守哈里寒

哈當依本
紀作塔此

即西北地地錄之大典地圖之的里安廷式案
此當是西北地地錄之塔里干非的里安也。

秋濤案原闕寒字今依本紀增

泥沙兀兒本紀作匿察兀兒即大典圖那沙黑不明史
之納失不罕迭兒密即大典地圖之忒耳迷西北地地
錄同。

寨冬四太子又克馮魯察葉可馬盧昔刺思

秋濤案監本元史本紀作馬魯昔刺思

等城復進兵

秋濤案自之城至此舊本皆在甲戌末年今按甲戌年
無征西域事考元史本紀辛巳夏駐蹕鐵門關秋帝攻

班勒紇等城冬。皇子拖雷克馬魯察葉可馬魯昔刺思
等城。悉與此合。則此爲辛巳年事。錯簡在前無疑。今校
正移於此。又接此書言上駐軍於速望壇避暑之地。而
紀言夏駐蹕鐵門關。蓋作史者見下文有進兵過鐵門
關語。故彙括其詞。而不知非一地也。西遊記云。壬午三
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傳旨云。真人來自日出之地。
跋陟山川。勤勞至矣。今朕已回。亟欲問道。無倦迎我。仍
勅萬戶挫魯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三月十有五日。啟
行。四日過碣石城。過鐵門。東南度山。山勢高大。亂石縱
橫。眾軍挽車。兩日方至前山。沿流南行。軍卽北入大山。

破賊五日至小河亦船渡七日舟濟大河卽阿里沒輦也程宗丞同文曰碣石地理志作柯傷明史外國傳作渴石云南有大山屹立出峽口有石門色如鐵卽記所謂鐵門也新唐書吐火羅有鐵門山大唐西域記口出鐵門至覩貨邏國其地東扼蔥嶺西接波刺斯南抵大雪山北據鐵門過雪山爲濫波國卽在北印度境於時追算端南踰雪山故謂之印度太祖旋師後遣將追至忻都窮及申河算端死乃還則在印度國中矣阿里鮮所言正月十三日自邪迷思干初發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二月初吉東南過大雪山南行三日至

行宮蓋阿里鮮先赴行在正太祖追算端至印度時故
踰雪山後又三日乃達長春於四月五日達行在則已
回至雪山避暑故長春過鐵門後行十二日抵雪山而
止所渡之阿母河元史見他處者亦作晤木河元秘史
作阿梅河卽佛書之縛芻河也其水今西北流入騰吉
思斯海秋濤案程春廬先生考鐵門所在至爲詳核惟
秘史之阿梅河前見與徼外之河異地別有考辨茲不
具錄。

壬午。

十七年宋嘉定十五年金宣宗元光元年。

春又克徒思匿察兀兒等城。

秋濤案又克云者四太子克之也。紀云皇子拖雷克思察兀兒等城正與今所移改昭合。

上以暑氣方隆遣使招四太子速還因經木刺夷國大掠之渡撈蘭河克野里等城。

秋濤案元史作也里。

上方攻塔里寒

秋濤案原闕此字今據元史補。

纂朝覲畢并兵攻之三太子克玉

原作王一秋濤校改。

龍傑赤城大太子還營所寨破後二太子三太子姑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姑字秋濤案姑當作始

歸朝覲

朝原譌作相秋濤校改

是夏避暑於塔里河寨高原時西域速里

張石州曰前作望

壇札蘭丁

速里壇急讀之即算灘猶言汗也札蘭丁其名

秋濤案丁後作木當以丁為正史文作丁改作鼎秘史

作回回王札刺勒丁即算端也札蘭丁與算端音亦相

近

遁去遂命哲別爲前鋒。

秋濤案哲別傳作只別。

追之再遣速不台拔都爲繼又遣脫

秋濤案原本此下衍兒字今刪。

忽察兒殿其後哲別至蔑里可汗城不犯而過速不台拔都亦如之脫忽察兒至與其外軍戰蔑里可汗懼棄城走忽都忽那顏聞之率

秋濤案原作素今改。

兵進襲時蔑里可汗與札蘭丁合就戰我不利遂遣使以問上自塔里寒寨率精銳親擊之追及辛自速河獲蔑里

可汗屠其眾。札蘭丁自速蓋目連字誤目連即沒輦今語

稱爲申沐漣譯文前後並稱申河此既稱目連又稱河於文重複提要所謂蹇拙者也

原作木秋濤校改

脫身入河。泳水而遁。遂遣八剌那顏將兵急追之。不獲。因

大擄忻都中印度地名痕都斯坦痕都即忻都斯坦乃算端之音轉也

秋濤案舊作折相。今考正。

人民之半而還。

秋濤案辛自速河。秘史曰申河。即印度河。發源後藏之

阿里。西行繞雪山之背。至北印度之西北界。轉而南行。

北印度諸水會之。轉至信地入海。

癸未。

十八年宋嘉定十六年金元光二年。

春上兵循辛自速河而北。

秋濤案舊作止。今案當是北字之譌。

命三太子循河而南。

南字今補。秋濤案吾也而傳。十八年從帝親征河西。明年下之。詔賜吾也而馬五匹。甲一事。案十八十九兩年。太祖方征西域。此河西當是西域地。疑卽辛自速河之西。蓋太祖率兵循此河而北。正軍河之西也。以此證而止。止字卽北字之誤。止卽爲北之誤。則下句脫南字明。

矣。秋濤案舊本此下有都刺莎合兒等語。今攷定移入丁丑年。其丁丑年有上避暑八魯灣川及候八刺那顏之語。考之本紀正此年。是錯簡互譌。今改正如左。

帶

此稟命是拖雷事。帶字當是帝字之誤。而脫太上皇三字也。

秋濤案上下當有闕文。

至不昔思丹城欲攻之。遣使來稟命。上曰。隆暑將及。宜別遣將攻之。夏。上避暑於八魯灣川。候八刺那顏因討近敵。悉平之。八刺那顏軍至。遂行至可溫寨。三太子亦至。上旣定西域。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

秋濤案自帶字至此。舊本誤入丁丑年吐麻部主之下。

今攷本紀載避暑入魯灣川及置達魯花赤事均在此年爰據移正不昔思丹秘史蒙語作昔思田

甲申

十九年宋嘉定十七年金哀宗正大元年

旋師住冬

原作各秋濤校改

避暑且止且行

乙酉

二十年宋理宗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

春上歸國自出師西域

二字秋濤校增

至此。

二字依類編所引增。

凡七年。是夏避暑秋

秋濤案秘史云。雞兒年。秋。回至禿刺河黑林的舊營內。
復總兵征西夏。

丙戌

二十一年。宋寶慶二年。金正。大三年。

春至西夏。一歲。閒盡克其城。時上年六十五。

原缺此字。秋濤案癸亥年。稱上春秋四十二。紀云。丁亥。

崩壽六十六則此上年六十句內必脫五字也今增
丁亥。

二十二年宋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

滅其國以還

秋濤案此句下有脫文

太祖聖武皇帝昇遐之後太宗皇帝卽大位以前太上皇帝時爲太子

錢辛楣先生曰此書載烈祖神元皇帝太祖聖武皇帝
諡考元史烈祖太祖諡皆在世祖至元三年則是錄至
元以後所撰故於睿宗有太上皇之稱然記太宗事而

加太上之稱於其弟。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矣。秋濤案
太祖以丁亥崩。至己丑。太宗始登極。太祖紀云。戊子年
皇子拖雷監國。太宗紀云。太祖崩。自霍博之地來會喪。
元年己丑。夏至。忽魯班雪不只之地。皇弟拖雷來見。
八月己未。諸王百官大會於怯綠連河曲雕阿蘭之地。
以太祖遺詔。卽皇帝位。睿宗傳云。諱拖雷。太祖第四子。
方太祖崩時。太宗留霍博之地。國事無所屬。拖雷實身
任之。太宗卽大位以前。皇子拖雷監國。則事理明顯。今
乃云太上皇帝時爲太子。實爲不解。其意以監國爲太
子之事。然豈可竟指爲太子乎。厥後武宗立弟仁宗爲

太子明宗立弟武宗爲太子名不正而言不順皆此等紀載有以啟之也以辛楣先生未論及此故詳言之

彭云明宗和世疎武宗長子在位半年傳文宗圖木帖耳文宗武宗次子也若指此則立弟武宗殆字誤耶

戊子

宋理宗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

避暑於輪思罕

秋濤案此所言避暑不知何指或云謂睿宗也湛然居士集云戊子馳傳來京人問異域事慮煩應調遂著西遊錄按耶律晉卿西遊錄今不傳可惜也

金主遣使來朝。太宗皇帝與太上皇共議，搆力蠻，復征西域。秋，太宗皇帝自虎八

秋濤案史作霍博

會於先太祖皇帝之太宮。太當為大，大宮大幹耳朵也。

己丑。

太宗元年。宋紹定二年。金正六年。

八月二十四日。諸王駙馬百官大會。怯綠連河曲。雕阿蘭其冊。太宗皇帝登極。太宗遂議征牧金國。助貧乏。置倉戍

糊驛站。

李曰：牧當為服，或是收字。植按：作收是。

糊原作瓶。張石州校改。

命河北先附漢民調命兀都

原作相。秋濤案此書相皆當作都。兀都撒罕卽耶律文正楚材賜名也。元史作吾圖撒合里。此作都則與圖音近。相則遠矣。錢竹汀先生尙未悟此字之誤也。

撒罕主之是年西域伊思八刺納城主遣使來降。調命牙魯瓦赤主之。

秋濤案本紀云麻合沒的滑刺西迷主之。

又西域之西忻都。

原作折相。秋濤校改。

及不刺夷國主躬來朝會。

秋濤案本紀云印度國主木刺夷國主來朝印度卽忻
都也不刺夷當從本紀作木刺夷爲是此書載壬午年
四太子征西域道經木刺夷國大掠而還亦作木刺夷
可證也

庚寅

二年宋紹定三年金正大七年

春遣將攻京兆金主以步騎五萬來援敗還其城尋拔秋

七月上與太上皇親征金國發自闕郡隰過川由宮山鐵

門關平陽南下渡河攻鳳翔

宮山疑當作官山金史地理志西京大同府宣甯縣有官

山睿宗列傳辛卯太宗還官山大會諸侯王

秋濤案疑有脫誤。

辛卯。

三年宋紹定四年金正大八年。

春二月遂克鳳翔又克洛陽河中數處城邑而還避暑於
宮山。

秋濤案宮山當作官山紀作九十九泉當是一地考元
一統志官山在廢豐州東北一百五十里上有九十九
泉流爲黑河卽其地也在今歸化城境內北魏太祖紀
天賜三年八月丙辰西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卽此
然水經灤水注又謂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

九十九泉。山上有道武帝廟。沮陽故城在今宣化府懷來縣南。卽水經注所稱乃嬀水上源也。疑北魏有兩九十九泉。北俗入山避暑皆選名勝。不嫌兩地。泉源皆登臨之地。若元祖所幸。則爲歸化城之黑河無疑。

會諸王百官分三道征收金國。期於來年正月畢集南京。是年秋八月十四日至西京。

秋濤案西京仍金舊名。本紀云幸雲中是也。

執事之人各執名位。兀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

撒罕中書令。黏合重山右丞相。鎮海左丞相。

張石州曰紀作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黏合重山為左丞相鎮海為右丞相秋濤案鎮海傳亦作右丞相

自此使遣撒哈塔

征高麗者秘史為札刺亦兒歹豁里赤與此撒哈塔火兒赤蓋一人也史塔出

傳蒙古札刺兒氏父札刺台歷事太祖憲宗

秋濤案紀作撒禮塔

火兒赤征收高麗克四十餘城還冬中月初三日上攻河中府十二月初八日克之時有西夏人速哥者來告黃河有白坡可渡從其言

火兒赤秘史蒙語作豁里赤撒哈台之官也連上讀

壬辰

四年宋紹定五年金正大九年

春正月初六日大兵畢渡及獲漢船七百餘艘太上皇遣將貴由報集軍兵等已渡漢江上亦遣使於太上皇曰汝等與敵戰

翁本敵下有速字今不取

日久可來合戰上於正月十三日至鄭州守城馬提控者以城降

秋濤案本紀作馬伯堅

太上皇既渡漢水有金大將哈答

秋濤案金史元史俱作合達

麾下欽察者逃來告哈答伏兵於鄧西隘截等候太上皇是夜會兵明燭而進哈答移刺聞知入鄧以避其鋒太上皇正月十五日至鈞州雪作上遣大王口溫不花國王答思將軍兵至十六日雪又作是日與哈答移刺合戰於三峯山大敗之遂擒移刺十七日上行視戰所嘉之

原作佳秋濤校改

二十一日克鈞州哈答匿於地穴亦擒之又克昌州廓州嵩州曹州陝州洛陽濬州武州鄧州應州壽州遂州禁州等來降

秋濤案本紀云遂下商號嵩汝陝洛許鄭陳潁壽睢永

等州縣與此多異。攷金時河南無昌鄴。易應遂禁等州。疑昌鄴卽商虢之音譌。應卽潁之音譌。遂卽睢之音譌。禁卽永之音譌。餘未詳也。

上月上至南京。令忽都忽攻之。上與太上皇北渡河。避暑於官山。

秋濤案紀云。夏四月。出居庸關。避暑官山。

速不歹拔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

惑木歹火兒赤。貴由拔都塔等。適遇金遣荆王守仁之子曹王入質。我軍遂退。留速不台拔都。以兵三萬鎮守河南。

秋七月上遣唐慶使金保降。因被殺。八月金之參政完顏忠烈。

張石州曰。紀作思列。

恆山公武仙將兵二十萬會於南京。至鄭州西合戰。是年高麗王復叛。再命撒兒答火兒赤。

原作大兒亦。秋濤校改。

征收九月。南京城中倉廩俱竭。金主帥兵六萬北渡河。欲復東平新衛二城。我軍逐北。潰散尙千餘人。

逐北原作遂北。張石州疑有脫誤。秋濤曰當作逐北。復渡河北。

癸巳。

五年。宋紹定六年。金正大十年。

春正月二十三日。金主出南京入歸德。金人崔立遂殺南京留守參政二人。開門詣速不台。拔都降。四月。速不台拔都至青城。崔立又將金主母后太子二人暨諸族人來獻。遂入南京。六月。金主出歸德府入蔡州。

原作八察。無州字。秋濤校改。

塔察兒火兒赤統大軍圍守。是月十日。遣人入城催降。勿應。四面築城攻之。八月。別遣按脫等抄籍漢民七十三萬有奇。十一月。南宋遣太尉孟珙等領兵五萬運糧三十萬。

石至蔡來助分兵南面攻之金人舉沂萊海維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秋濤案本紀當作濼

等州來降

甲午

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是歲金亡

春正月十日

正字原闕秋濤據本紀增

塔察兒火兒赤急攻蔡城危逼金主傳位於族人承麟遂
縊焚而死我軍入蔡獲承麟殺之金主遺體南人爭取而
逃平金之事如此是年五月於答蘭答八思始建行宮大

會諸王百官宣布憲章。是年羣臣奏曰：南宋雖稱和好，反殺我使。

原作死。注曰：音使。秋濤案死當作使。音使二字，後人妄加。此明明錯誤，而後人不能是正，亦足證前後牴牾處，多由傳寫譌謬也。

侵犯我邊，奉揚天命，往征其辜。又遣忽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卽忽都虎也。

忽主治漢民，別遣塔海紺孛征蜀。

乙未。

七年。宋端平二年。

建和林城宮殿

秋濤案本紀云春城和林作萬安宮湛然居士集有和林城建行宮上梁文繫於乙未年三月祭姪女文之後也。

夏遣曲出忽相都籍到漢民一百二十萬有奇遂分賜諸王城邑各有差。

秋濤案忽相都據耶律楚材傳當作忽都虎本紀乙未遣皇子曲出胡土虎伐宋不言籍漢民事丙申夏六月復括中州戶口得續戶一百一十餘萬秋七月詔以眞定民戶奉太后湯沐中原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當

卽此事而本紀屬之次年也。

丙申。

八年宋端平三年。

入慶和林城宮。

秋濤案本紀丙申春正月諸王各治具來會宴萬安宮落成。

冬十二月赤曲。

秋濤案疑亦人名。卽太宗紀之曲出。

闕端

原作闕端秋濤案本紀改。

等克西川

丁酉

九年宋理宗嘉熙元年

夏四月築掃鄰城

秋濤案本紀夏四月築掃鄰城作迦堅察寒殿元史類編云在和林北七十餘里

秋八月仿漢儒選擢除本貫職位

秋濤案本紀八月命木虎乃劉中式諸路儒士中選者除本貫議事官得四千三十人此書於他政務不盡載獨記此者記太宗崇儒所以肇世祖之興也

依本紀補之己丑年云河北先附漢民調命兀都撒罕
主之西域調命牙魯瓦赤主之當卽此牙老瓦赤也一
作牙刺瓦赤以其工於治財故命之兼掌漢民公事云
爾又按姚樞傳云歲辛丑牙老瓦赤行省事於燕京主
管漢民公事以樞爲行省郎中牙老瓦赤惟事貨賂以
樞爲幕長分致之樞拒絕因辭職去攜家之輝州蘇門
山讀書鳴琴若將終身世祖爲太弟時遣趙璧召之至
待以客禮邵戒山曰姚牧菴集載姚樞神道碑云上遣
趙璧驛至彰德璧恐樞避去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爲
樞始致見徵意樞恐使者誤徵不敢應璧曰君非棄牙

老瓦赤隱此者乎。曰然。乃偕往彰德受命。

十一月初七日。

秋濤案此下有脫文。

地名月惑哥忽聞

秋濤案聞當作闌。元史云。帝大獵五日。還至鉞鐵鐔胡蘭山。今改作烏特古呼蘭。卽此地也。方輿紀要云。地在和林東北。

病次日崩。

秋濤案元史太宗紀云。庚寅。奧都刺合蠻進酒。歡飲極夜。乃罷。辛卯。遲明崩於行殿。詳繹史記。進酒一尊。蓋以

太宗疏耶律晉卿而專信西域言利之臣如奧都刺合蠻於庚寅進酒而辛卯帝卽暴崩深有可疑故詳著之惜此書闕脫無可證其端末也元史類編但云進酒歡飲而刪奧都刺合蠻之名則失史氏別嫌明微之意矣以此書與本紀月日相證知初七日爲庚寅是月朔當爲甲申而錢氏侗四史朔閏考未載可補其闕

壽五十六

原本壽下衍至字今刪

在位一十三年

原作一十二年秋濤依本紀校改

校正元親征錄終

錢辛楣先生十駕齋養新錄一條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紀太祖太宗事不著撰人姓名其書載烈祖神元皇帝太祖聖武皇帝諡攷元史烈祖太祖諡皆在世祖至元三年則至元以後人所撰故於睿宗有太上皇之稱然紀太宗事而加太上之稱於其弟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者矣所紀多開國時事而於平金取夏頗略元史察罕傳仁宗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元記其書今不傳未識與此錄有異同否雖不如秘史之完善而元初事迹亦可藉以考證其譯語之異者如孤都卽汪古也博羅渾那顏卽博而忽也闖拜卽沈白也暗都刺蠻

卽奧魯刺合蠻也兀相撒兀卽吾圖撒台里耶律楚材賜名也。

秋濤案今 殿本考證改博羅渾爲博羅罕且無博爾

忽之名。

校正元聖武親征錄跋後

右光澤何願船先生校正元聖武親征錄一卷。熙弱冠隨嚴君仕京都。得知先生與張石州先生皆以考據著稱。其校證乃於一字一音之末。心竊慕之。而無以自通也。歲己未。得親炙先生於邵武館。先生時方輯朔方備乘。未數月。書成。進

御。熙未獲覩。越二年。而先生作古矣。同治甲子。偶於張叔平比部齋中。得先生所校元聖武親征錄。蓋元親征錄世無刊本。而先生之考正。又校勘家所不易覩。遂手錄之。熙夙聞先生言元代史之舛謬。不可備舉。而史所紀太祖開

國譌雜尤多。卽先生此書自序亦言之。錄此帙以資讀史考證。亦以識私淑之意云爾。原本有平定張穆旌德呂賢基兩序。今所存惟張序。張卽石州先生。呂序無當於校正之義。殆可刪也。同治甲子二月後學陽湖莊庚熙跋。

元聖武親征錄一卷何願船比部校本係黃先生彭年得
之比部之子芳稜繇是都下士大夫頗傳鈔續有校勘刊
誤者順德李文田仲約嘉興沈曾植子培曾桐子封蕚鄉
文廷式雲閣花縣朱珩楚白仲約別讓元祕史注箋據繁
博尙未寫出定本元史最難考者地理志內西北地附錄
一卷楚白子培與吳縣洪鈞文卿爬梳剔抉以滿蒙西域
三合音古今方言互證參考推尋十之四五并求諸俄人
土耳其繙譯蒙古天方之書華路椎輪札記凌雜頗與是
錄相發明然於成吉思太祖崛起誓師行軍所嚮移刺楚
材卓帳之轄境邱處機游歷所經之地尙未盡斟酌然明白

了徹無疑則以蒙古本無文字譯音傳寫又多踳誤故焚
澀不可理也此本乃鄮南分巡芳郭鈍叟以授下走俾趣
刻之分巡又從俄行人蒐錄和林唐元碑數種文字并鈔
得雲閣學士所輯元經世大典兩巨冊擬附刻此錄之後
又次第謀校刊仲約侍郎祕史注以追紬元氏一代開國
事實之足徵者因江防猝猝物力艱窘未能果也姑具記
其緣起於此光緒甲午長夏瓦羨村人姚士達謹跋

元聖武親征錄刊誤

第二葉十七行

察刺海

祕史作察刺合
係蒙力克之父

第七葉九行

鮮明昆那顏

原注以爲想昆必
勒格按想昆必勒

格爲俺巴孩之父即泰赤烏
部不應助太祖考王罕之子
曰鮮昆或係此人後鮮昆妻
子爲乃蠻種所虜不聞鮮昆
之子能軍則此當別爲一人
又按此條原文多誤泰赤烏
部與太祖尋仇不應相助又
想昆必勒格十九世其子俺
巴孩二十世太祖係二十三
世俺巴孩乃曾祖行非高祖
行也且想昆必勒格祇俺
巴孩一子必非迭良可知

十三行

答聖台

後又作答里台答
力台太祖之胞叔

火察兒後又作忽察兒

第八葉十五行

忽蘭合不合罕之子

第十一葉二行

忽阿失拔都即秘史阿兀出把

忽出

十九行

幹真那顏即幹赤斤元史之幹

二十行

大丑秘史作

第十三葉十七行

完顏襄帥兵逐塔塔兒按金史

末事在承安二年

第十六葉十四行

渤海子邊此數語引秘史按秘

第十七葉十四行

乃克烈敗散之眾乃字疑作及

第二十一葉五行

兀洼思歹亦兒兀孫孫合阿台

即乃蠻助也力可哈刺來伐之時札阿紺孛當先來降時王罕尚在西遼也按祕史又客列亦種及那秃別干董合等姓亦來降審文氣乃字當作及

答兒馬刺刺孫字刺字皆重各宜刪去下一字

按祕史作一種兀洼思篋兒乞答亦兒兀孫一種是合阿惕篋兒乞合阿台答兒麻刺

第三十二葉十一行

答海後作海答海即祕史之合答把阿秃兒由王罕處來

降者又有塔孩一作答孩孫都歹氏元史塔海遜都思氏飲黑河水即一人也

忽刺 當即忽刺後

哈檀 當即秘史之

十二行

迨且

二字何云有誤 據秘史當時說桑昆攻太祖者有

阿勒檀忽察兒額不格真合

兒塔阿楊脫幹鄰勒合赤温

第三十五葉五行

主兒扯歹

元史李秃傳之尤

第三十八葉六行

枝

何云疑有誤 按枝上云適值彼凶年得窮其國當是彼

字之譌蓋謂彼

十八行

辭徹別我弟

原文別下脫吉字

誤或謂宜

添吉字非

第四十六葉一行

第疑有誤

第四十七葉十七行

抄兒塞

塞當作寒 按祕史作察兀兒罕乃兀良合氏

元史抄吾兒乃治列台氏而抄吾兒與察兀兒對音抄兒

寒又與察兒罕對音疑卽一人

第五十葉十八行

引祕史阿卜只阿闊帖梧兒

祕史

無梧字

第五十八葉十行

奔契丹主菊而可汗

史言西遼傳九十年

自宣和七年大石林牙建國扣至嘉定四年方足是數乃

史言屈出律擒直魯古系之辛酉年是年屈出律尙未至

西遼也或戊辰屈出律奔西遼而篡則在癸酉年耳

第六十葉一行

嶺河祕史作垂河

第八十八下半葉

甲申旋師住冬避暑且止且行

乙酉春上歸國

甲申冬乙酉春此中何以忽插

入避暑事意此六字或在旋師住冬之上否則丁亥年事

耳按數年中避暑事迭見上年避暑於八魯灣川等候八

刺那顏即祕史於回回王過夏的阿勒壇豁兒桓嶺處過

夏了就等候巴刺雖此屬癸未祕史係之免兒年不合其

實一事也乙酉春歸國是夏避暑即祕史太祖遂回至額

兒的石地面過夏第七年雞兒年秋回到秃刺河黑林的

舊營內彼云第七年此云自出師西域至此凡七年彼云

回到舊營此云歸國卽其事也丙戌春至西夏一歲閒盡克其城卽祕史成吉思旣住過冬欲征唐兀新整點軍馬至狗兒年秋去征唐兀冬閒圍獵墜馬就於擗斡兒合惕地面下營特一年之中時令先後互差耳祕史又於此後連文有在雪山住夏調軍征阿沙敢不百姓自雪山起程過兀刺孩城攻打靈州城遂降唐兀惕主不兒罕滅其國回至猪兒年成吉思崩與此丁亥滅其國還太祖升遐吻合惟不載雪山事然攷祕史旣於丙戌年舉秋冬事矣則雪山住夏當屬丁亥旣住夏復起程所謂且止且行也若甲申避暑事無所考

第九十一葉九行

夾注牧作收是

植按甚確後文云分三道征收

金國
可證